

606.50

译者的话

《敢坚决说“不”的日本》是石原慎太郎于1991年5月底推出的又一部政论性新作。连同早已问世并引起物议的《敢说“不”的日本》和《日本就是敢说“不”》等，发出了日本将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信号，构成了日本强烈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进而分庭抗礼的“三部曲”。

该书以海湾战争为主线，宣扬日本提供的巨额战费和电子技术帮助美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从而鼓吹在冷战结束后的时代，日美两国要共同认识彼此的价值，并以日美两国关系为基轴去建立“新的世界文明和秩序”。

石原是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著名政治家和小说家，担任过内阁环境厅长官。1932年9月30日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1952年进入一桥大学，攻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对文学艺术也颇感兴趣，与朋友一道创办《一桥文艺》，发表了处女作《灰色的教室》。曾以《太阳的季节》获“文学界新人奖”，并于1956年荣膺“芥川奖”。此后接连发表了《死刑房》、

《完全的游戏》、《龟裂》等青春文学作品以及《青春树》、《走向彩云》等长篇小说。

石原1967年登上日本政坛，当年由自民党推荐竞选参议院议员并以历史上最高得票数300万票当选。其后又当选众议院议员，作为年轻的政治新秀一显身手。

石原曾是被视为自民党内鹰派组织的“青岚会”成员，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辩解，力主与美国抗衡。

登上政坛以后仍以旺盛的精力从事作家活动，陆续写出《化石的森林》等作品。

1992年2月

目 录

- 代序——石原慎太郎……………(1)
- 江藤：要看清世界“格局”的变化……………(6)
- 石原：要公正地评价日本……………(17)
- 江藤：现在仍受检查的日本……………(35)
- 石原：要建立日本独自的信息空间……………(48)
- 江藤：美国经济能免于破产吗？……………(65)
- 石原：日本技术执世界牛耳……………(80)
- 江藤：对美国的误解是日本人的不幸……………(96)
- 石原：日本重新认识美国之际……………(104)
- 江藤：美国应该给日本恢复名誉……………(119)
- 石原：无极化世界——日本能够
成为“独立国家”吗？……………(130)

代 序

——石原慎太郎

人，谁都一样，对眼前的事物往往反应很敏感，而对于其缘起的深层背景却常常模糊不清。这也许是因为首先要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作出反应，采取对策，所以就来不及分析和查明其背景了。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国家比起个人来涉及的范围要大得多，因此，作出反应，采取对策，每每也更迟钝。

人类的现实即历史总是在频繁活动和不断发展的，但是，在这些活动呈现出巨大的变化以前，却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然而，那种变化一经成为现实，任何人都会目瞪口呆，也都会被卷进那狂涛巨浪中去。

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共产主义这种观念在政治的实验中必将以失败告终。可是，在它成为柏林墙的崩溃这一悲剧而出现之前，不能不经过很长的时间，并且要不断地作出牺牲。

但那决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产生那种恶作剧式意识形态的欧洲现代主义

文明本身在历史的演变中必然破产的证明。

而且，这种文明的繁荣和没落形成了席卷世界的惊涛骇浪，也必然会冲击所有的国家和个人。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也应该放在那种历史潮流中去加以认识，否则，问题就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关系也不会有真正的发展。日美关系，无论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还是对于今后的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对日美关系的过去和未来都要根据历史的永恒原理加以考察。

过去凡是与日本和美国有关的种种事件，实际上无论哪一件都是在全世界历史大潮的漩涡中相互撞击、彼此作用的必然产物，那些事件象玛赛克一样互相拼凑在一起而形成了今天的两国关系。

日美关系中的确有许多饶有兴趣的往事：例如伯利提督率领的美国“黑船”驶来日本敲叩它的大门；日本一改锁国政策而开放口岸；后来在世界大战中，日本和美国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组成所谓机动部队在大洋的正中间打仗，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今后也不会再有；战后日美双边关系的种种内容及其意义等。美国最害怕的是日本复活军事力量，而不是害怕德国。美国的这种考虑对日本经济究竟是怎样产生了种种影响的，这也是饶有兴味的问题。

最近的海湾战争在世界史上的真正意义是什

么？对美国来说那场战争的价值何在？或者从历史角度看日本的立场如何？这不仅仅是日本对主宰那场战争的美国是否作出贡献或贡献多少的问题，而是在通过那场战争来对今后的世界史进行展望的过程中，虽然同样叫做西方国家实际上却位于世界最东方的日本，它的历史性地位和前途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没有充分理解，而且也不想去理解。而美国，虽然这是比其他任何国家与自己的关系都更深厚的伙伴关系，但它也不想去了解。

这里我想记述一段给我很深印象的往事，以作为解开上述历史命题的一种启迪。

那是喜马拉雅山地王国不丹的国王参加前不久举行的平成天皇即位典礼之后说的一句话。国王穿着一身在某些地方很象日本服装的不丹民族服装参加了仪式。国王也曾有缘娶过一位美国女性作王后。当被问及他对那个典礼有何印象时，那位国王说，“日本是超现代化国家，那样隆重地举行传统仪式，我自己深受感动，而且我认为那也是亚洲的骄傲”。我认为，这句言简意赅的话，正是一把金钥匙，它能够打开今后即将发展的新的世界文明和秩序是什么样而又必须是什么样的这把锁。

迄今在历史洪流的漩涡中兴盛起来的欧洲现代

主义已寿终正寝。这是因为现代文明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技术，信息技术也好，运输技术也好，这一切文明给人类提供了方便，使世界变得狭小了，把世界凝成了一体。而今天，包括政治在内，世界文明已开始出现新的混乱，同时也取得新的发展。

在这新文明的阵痛期，从历史的原理来说，日美关系也必然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日美两国的当事者们既没有正确地理解也没有强烈地预感到这一点，真是可叹又可悲。

我从前的两本著作及其在美国的翻译本之所以引起了超乎预料的巨大反响，实际上就是因为沉默的大众体会到日美两国关系的本质及其历史意义，因此抱有强烈的不满和不安。我认为，这就是明证。

这次，我同多年的好友江藤淳先生一道试图论述一下应该如何重新看待为世界所不可缺少的日美关系，同时要揭示应该在何种认识的基础上并作出什么样的努力去建立这种关系。

实际上，日本也和美国一样，可以说是一个合众国。这是我的一贯论点。美国的黑人是经过长期混血而形成的独特的新种族，而日本人也是从亚洲各地经过各种途径集聚混血而形成的后天性新种族。因此，美国决不可能是欧洲，而日本也不能断言仅仅是亚洲的一国。如果美国想要在今后的世界史中正确地认识自己，那么，恐怕首先就应该有自

己不是欧洲的后裔这种自觉。日本也应该自觉认识到自己从本质上说决不是岛国国家，也不容许是，不，那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只要日美两国本着上述新的自觉，共同认识到彼此的价值，则新的世界文明和秩序无疑必将以日美两国关系为轮轴而展开。

江藤：

要看清世界 “格局”的变化

抱住“自我幻想”的美国

海湾战争结束了。现在，美国似乎沉浸在异乎寻常的胜利气氛之中。

最近，有机会和石川好先生交谈过一次。海湾战争结束时他正在旧金山，以后从得克萨斯到东海岸、纽约去旅行，刚刚回来。

听了他的一席话，我曾想，果然是那样。那是从这场战争一开始就预料到的。美国还是要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独揽冷战后的世界，为了确立这种“自我幻想”不能不打这场战争。当然，那并不是全部原因，但却是最重要的原因。

联合国决议强调要恢复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前的状态，仿佛是为而战。然而，这是官样文章，其背后隐藏的是美国人的愿望。所谓隐藏着的愿望，就是战争结束以后布什总统在讲演中反复说的，美国是这次战争中出色的胜利者，而且“终于治愈了越南战争的创伤”。这一说词似乎正是美国

当今所特别强调的看法。

另据石川先生说，除此以外的言论几乎一概被扼杀。

开战当时美国国内的舆论，正如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通过给布什以宣战权的决议所表明的那样，是一分为二的。今天，当谈论这场战争意义的时候，甚至共和党中抱有和现在的布什政权不同想法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把这种歧见公诸于世。在战争中由于对传播媒介实行军事检查，美国的舆论空间一时也成了被严格管制的检查空间。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那种舆论空间却依然继续存在。对于这种情况，象爱德华·赛德那样的阿拉伯裔美国知识分子也甚为感叹。

在美国曾经出现过麦卡锡主义现象。所谓麦卡锡主义是指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搞的镇压共产党人的事件而言，这给美国社会，尤其给知识分子留下了严重创伤。然而，那是右翼大张旗鼓地镇压共产党人的事件，而这一次却是全国一律被扣上了紧箍，这恐怕是美国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状况，美国的舆论空间似乎已处于十分异常的状态。

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但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国的处境是何等艰难。就是说，大家都不抱有任何怀疑，都说让我们沉浸在幻想之中吧，不要考虑战后处理如何，总之，大家都来畅饮这胜利的美

酒吧，就是这样一种狂热的气氛持续1个月以上，真是非同小可。

其实，这场战争乃是最后打开中东地区的潘朵拉盒子的战争。在伊拉克也发生了什叶派的叛乱，发生了毗邻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带的库尔德人的叛乱。所谓库尔德人的叛乱，发端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塞夫勒条约和洛桑条约中开出的空头支票，实际上由来已久，真可谓无事生非，没事找事。

美国在这种叛乱面前束手无策。在此期间，对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从90%跌到78%，竟下降了12%。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美国竟然指望借助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力量来收拾叛乱。

如今，尽管上述种种困难状况层出不穷，但美国对于这一切却视而不见，只想看胜利。只想看胜利，这本身就是从反面证明，除此以外的现实是多么严酷。事已至此，我还是不得不把眼光转向美国的经济现状。

详细情况以后再谈，我想只介绍一下去年秋天去美国时碰上的一件事。美国的不动产价格暴跌，非比寻常。在波士顿附近马萨诸塞价格跌得最厉害，下滑了30%左右。更令人惊异的是，纽约曼哈顿大街拐角处的一家商店，虽然是新改装的，但经过几个月，既无人买，也无人租，白白空在那里。

号称繁华的纽约的曼哈顿的城市功能已全部老化，正象患有循环器官疾病的老年人一样。日本企业因为买了曼哈顿的不动产而引起了物议，但这是因为醉心于曼哈顿这个美名的幻想而购买的，对实际的不动产价值不能不表示怀疑。建筑物的管道破烂不堪，有不少已经是换过的代用品。这如果是人的血管，那人是活不长的。至少在25年前就应该毁掉重建。没有重建，美国就发动了越南战争。因此，给我的印象是，美国的城市功能包括道路在内大约落后30年。

所以，我在去年秋天就想，海湾危机虽已爆发但美国没有闲工夫去打什么战争。这个国家的大城市纽约或芝加哥或洛杉矶，尤其象纽约那样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中心如何重建呢？包括住在那里的人们的安全等等各种设施如何重建呢？考虑到这一切，首先要果断地进行公共投资主导型的集中投资。当时我曾想，为了进行这种集中投资，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进行一场要支付大量军事费用的战争的。

所以我曾认为，美国理所当然地是想设法结束海湾危机的。而另一方面又觉得，正因为如此，美国也许贸然进行战争。因为我感到，美国人除了诉诸战争取得全胜以外，再没有其他办法恢复信心了，这样一种欲望可能已经迷住了他们的心窍。

众所周知，美国是由复杂的种族马赛克构成的国家，而自从美国开国以来几乎是始终如一地由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形成美国的领导层。现在的布什政权正是由这种享有特权的白人集团组成的共和党政权。这种享有特权的白人为了恢复信心，还是要发动战争并且要早日获胜。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果断地发起超过越南战争的大规模进攻，就必须摧毁伊拉克。这恐怕就是美国的真正意图所在。人，一般地也真有根据不合理的理由而进行战争的啊！我怀着这样的想法从美国归来。

归根结蒂，可以认为，与其说美国是根据合理的计算进行了战争，还莫如说是坚持“自我幻想”而根据几乎不合理的贪婪欲望进行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并沉溺于确认“自我幻想”。

被卷进海湾战争的日本只能象稚童一样逢场作戏。关于这一点，过去已经写得很多，不再赘述。但日本所以只能看着美国脸色照开支票，大概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没有形成主权国家的实体。

不要只通过美国看世界

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确实多少流了一些血，但美国经济在那以前即从1985年以来就陷入了贫血状

态。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这对孪生兄弟就是象征，因此，金钱这种血液便难以流向美国。如今已经到了为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得其他的地步。

于是，美国便使用了苦肉计。那就是开战后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这两个争端当事国分别征收135亿美元，从日本征收除已拨出的40亿美元外再加90亿美元，从德国征收55亿美元，即采取非常手段让这些国家向美国贫血之身输血。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因为这并不是卖掉了债券。

然而，所谓战争纯粹是奢侈的消费。一般来说，战争本应产生特需景气，但这次海湾战争被称为“清库甩卖战争”，一扫高技术武器库存就结束了，所以并未产生象样的特需。消费的大部分被吸收于沙漠之中而消失了。

结果，美国的财政状况、金融状况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

美国在独立战争还有南北战争那个时候，曾以征募外债的形式筹措经费，但从那以后的战争全部是拿自己的钱进行的。可是，这次的海湾战争却办不到了。况且，如果说经济还看不出有改善的迹象，那么，现在美国部署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力量究竟能否原封不动地继续维持下去，就成问题了。据1992年度的预算咨文，布什总统提出与海湾战争无关而要削减国防预算。并且说，不仅驻欧洲美军，

而且驻韩国美军、驻日本美军也要逐步裁员。

美国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得不整顿它在世界的防务线。尼克松时代进行过大整顿，结果把冲绳还给了日本。这次布什要整顿到什么程度呢？即使美国想在海湾地区保持海军基地以在中东保持影响力，但那时如何调整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呢？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感情如何呢？又怎样筹措这笔费用呢？谈到这些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恐怕就不会那么随心所欲了。同样，在横须贺、佐世保设有基地的美国第七舰队，以及在地中海设有基地的美国第六舰队能不能仍以和现在相同的规模维持下去呢？如果维持不下去，驻扎费用只由日本承担，恐怕就不行了。因为以这次海湾战争为契机，在日本国内，即使还谈不到反美情绪，但讨厌美国的情绪确实正在迅速滋长。美国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超级大国意识和经济上贫血状态的不平衡呢？能否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恢复正常的判断能力，可能是决定今后日美关系的焦点。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90年代是无比重要的10年。据预测，在20世纪以内，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防务关系、经济关系，即同盟关系本身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管双方的认识如何，肯定是要发生的。这种变化目前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面

对这一现实，日本人和美国人能各有什么样的新认识呢？那种新认识最好是抓住适当“时机”，即保持适当距离，正确地互相注视彼此的真面貌那样的认识。这是我早就有的愿望。

如果说美国是特殊而又孤独的国家，那么，日本也是特殊而孤独的国家。就是说，地处东方而又如此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只有日本一个国家。那么说，日本是否能跻身于西方的行列呢？不能，因为一旦有事的时候，人家就说“你是外星人”，不准入伙。这样一种挫折感束缚着日本。因此，日本人总是以“日本和世界”这样的两分法来观察事物的。

美国是一个发现自己负有把全球都变成和美国空间完全一样的使命的国家。所以，不能不遭到有着和美国不同历史的旧世界各国的反对。而且只有美国是随着现代的到来而建国并且只知道现代这个时代的大国。因为不仅日本和欧洲，就连苏联也有着现代以前的相当长的历史。因此，在和日本有所不同的意义上说，美国也是特殊而孤独的国家。

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要和美国保持适当的距离又尽可能成为美国的好朋友。所谓“朋友”的意思并不是言听计从。也有说“不”的时候，但要善于掌握“时机”，不要使感情彻底破裂，彼此都是独立的国家。所谓“朋友”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今天的日本在军事、政治乃至信息方面过分依赖美国。只通过美国看世界是不行的。我认为，日本今后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要开创多边的国际关系。实际上，为了维护同美国的友好关系这也是必要的。

孤独的国家在世界上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在没有认识这种孤独的时候，实际上就没有认识别人，也就产生不出真正的友谊。

美苏“划分”的世界显出了不合理

纵观近年来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以后眼下正在发展的事态和这次的海湾战争，可以看出，战后美苏“划分”的世界正在接连不断地发生变化。所谓“划分”就是下了定义的意思，重要的问题是国境线的划定和变化。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下定义的具体表现。

国境线也有按自然河川划定的，但是，例如中部欧洲的国境线的划定则含有非常复杂的意义。静冈县立大学的中西辉政先生也指出，“中欧”这个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消失了，而被东欧集团所代替。但是也可以说，那个“中欧”正在重新恢复。

柏林墙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被拆除了，这件事表明，与其说是划分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莫如说是

旧格局崩溃了，新的定义开始了。

1989年12月美苏首脑于马耳他举行会谈以后，正如这种“中欧”恢复所象征的，在人们头脑中开始呈现出仿佛世界重新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那种状况的印象。特别是去年10月3日实现的德国重新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推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分”界线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言而喻，这一动向起因于苏联阵营的崩溃。

就是说，进行改革的结果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力量，地区性的民族主义问题一齐爆发出来。这种状态正好象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时的情形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拉克一直主张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部分，海湾战争也是以此为契机而爆发的。

我认为，看到这种状态而首先抱有危机感的，实际上可能就是美国。难道苏联不是通过改革而正在逐步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划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吗？如果美国因此而确立了独霸天下的格局，那也好，但是，倘若美国也变成孤家寡人，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则就鸡飞蛋打了。要让美国也和苏联一道放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果实，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美国便试图通过

发动海湾战争来重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梦”，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以联合国决议作为法律依据而组编的“多国部队”这种形式，也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模一样的。我认为，美英合作也是例证之一。美国是想通过这场海湾战争给重新恢复过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梦”的盖子。不言而喻，这种“盖子”就是独占霸权的“自我幻想”。然而，如上所述，这种“自我幻想”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早已开始破灭。日本也不会永久一面接受“旧敌国”的待遇一面又奉陪美国去重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梦”。美国人说今年是日本袭击珍珠港50周年，但是，不要被珍珠港的“恶梦”魔住，而要共同正视从那以后业已过了50年这一“现实”。

石原：

要公正地评价日本

没有什么“正义”的战争

日本在这次海湾战争中，对美国的要求没有说一个“不”字，不加任何条件，一味拼命地追随美国。这就再次清楚地向我们暴露了日本的愚蠢外交政策的素质和状况。

有很多人总结说，对于一意孤行、强加于人的美国，现在才说三道四，义愤填膺，已是无济于事的了。不过，还是把心里所想的明确无误地告诉对方为好。否则，不明事理的美国人会喋喋不休地重复那种完全无的放矢的责难。

例如，据《日本经济新闻》1991年3月23日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拉·多恩布什就说：

“日本在海湾战争中始终坚持袖手旁观的态度，是大错而特错的。日本对分担战争费用表示不满。日本的这种态度，美国国会是不会同意的。”

不过，如果说政治领导人不了解日本的说法是什么，那就不值一提了。

所谓日本的贡献程度十分低劣云云，这也是不讲理的、不合逻辑的狡辩，而这种狡辩至今在美国仍肆行无阻。这种现状，日本人在头脑里必须充分地加以认识。他们所以那么得意忘形，其原因就在于日本政府采取的对策太拙劣了。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日本提供130亿美元，占全部战费600亿美元的1/4，为他们易于进行地面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定点轰炸所以收到效果，难道不是因为美国使用的几乎所有现代武器搭载的计算机头脑部分均采用日本造高性能半导体吗？对于这一点，五角大楼应该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

和军事分析家小川和久先生谈话的时候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日本普通国民的护照是红色的，但国会议员的护照却和美国一样是蓝色的，真是对不起国民。这一次日本只能是一如既往地推行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

不可忘记的是，不管时代和社会制度怎样变迁，只要有国家存在，就都有各自的利己主义，并且都要反映到国际政治上，因此，便产生种种摩擦。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同时，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情况，作为现实问题，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本方面对于这种极限状况的准备极不认真，这比对美国的不满更应反躬自问。

尽管如此，但那场海湾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战争呢？这不要只做目光短浅的分析，而要把它放在历史的巨大起伏中去深刻理解。极而言之，正如1912年休彭格勒在《西欧的没落》一书中已经预言的那样，海湾战争就是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扩大起来的近代主义繁荣在当代宣告结束的明证。

欧洲的近代主义以对有色人种的殖民统治为基础极尽荣华，除了唯一例外的国家日本，其他有色人种一直长期地受着殖民统治。在那种欧洲近代主义即将寿终正寝的时候，非基督教世界便复权得势。

这是仿佛要吞下美国本身那样的历史的惊涛骇浪。那场海湾战争，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不言而喻，这场战争孕藏着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对立的构图。在欧洲近代主义出现以前，有一个时期，阿拉伯曾统治过最先进的南欧的一部分。蒙古也曾统治过整个欧洲。只看眼前的变动而看不到那种惊涛骇浪般的巨大起伏在历史上曾经形成过，今天也正在形成之中。

如果以上述观点来看世界历史。我认为，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行动，也可以说是对欧洲近代主义的寿终正寝和非基督教世界的得势抬头这种世界史的巨大起伏的一种保守反动。

因此，战争虽已结束，但问题的实质本身却依

然继续存在。伊斯兰教世界同基督教世界的对立将以对欧洲近代主义最后旗手美国的反感的形式直至扩大到东南亚。

如果预见不到那一点，从美国来说也是不幸的。长此发展下去，一直被统治的有色人种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欧洲近代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必将到处变得更加明显。在全世界设有军事基地，通过军事的存在（军事的示威）而间接显示威慑力量的美国和有色人种各国的对立，无疑必将日益扩大。

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虽已硝烟滚滚，但美国却向东南亚的人们说，我们撤退也可以，不过，若是那样，日本必然会取代我们而来哟，美国和日本，你们想选择哪一方呢？美国就是这样一直在牵制着东南亚的人们。然而，不要多久那种辩解也就行不通了。

日本已经帮助东南亚广泛地实现了产业技术系列化，有了这个，日本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对东南亚进行什么军事统治了。所谓技术的系列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远比军事扩张更深远更强大的牵制力量。

从历史上看，海湾战争就是具有那种历史意义的战争。日本被强制拉入那场战争。但是，美国自己究竟是否认识了那场战争的重大意义呢？为了维护美国目前的名誉和地位，在“正义”的名义下发动

了战争。

然而，战争没有什么正义可言。有的只是那个国家的利害关系，把战争说成是正义的，那是欺骗，是外交伎俩，也是一种雄辩术。美国说正义，日本就照样鹦鹉学舌高唱什么正义，真是愚蠢。两个国家的利害百分之百地一致，那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不会有的。日本越是成熟的独立国家，美国的利害和日本的利害就越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一致。

在战争中总是高喊正义，但日本人更应该懂得事物总是有里表两面。读报纸也是如此，一条消息有其里，而里又决不是表。就是说，要以怀疑的态度去探索其内幕之内幕，探索事物深层的东西。

例如，半个世纪以前的那场太平洋战争也是如此，只是因为战败了，就说“日本不好”，只以这种武断的看法来对待，就根本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日本开枪“侵略”了东南亚。战胜国欧美各国现在还继续说一切责任在日本，许多日本人照样信以为真。甚至还说日本对战争的责任还反省得不够。

然而，如果揭开东南亚国家谴责过去的战争、惧怕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内幕之内幕就会了解，显然这是美国想在亚洲维持其军事存在的战略的一种效果。尽管如此，但日本人自己却向日本人说“要

再反省”“反省不够”云云，这正是被别国利用而在干蠢事。

决不是说要全面肯定那次大战中的日本，可是，最近许多美国的现代史学家正在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即太平洋战争是美国发动的，日本是“受骗”而冲入了战争。他们依据的是最近因保密期已过而解除禁令的当时未公开的正式文件。

昭和天皇在宣战诏书中说：

“为我国的自存自卫不得已而宣战，岂朕之志耶。”诏书正暗示了美国现代史学家所指出的事实。日本遭到ABCD包围圈的经济封锁已经生存不下去了。诏书表明，虽然不想打仗，但不得已又不能不打。尽管如此，在那个时候也并没有说是什么“正义”战争，这也是值得回忆的事实。

那是上美国的当而开始的战争，结果也完全符合美国的意图。不过，日本比人们预料的要强得多，美国自己也很感棘手。沦为战败国的日本被迫接受胜利者的逻辑，从思想上确信有关战争的问题一切都是“自己不好”，自己也一直那样说。我直接会见过曾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纳赛尔和苏加诺，他们也说：

“假如日本人不进行那场战争，我们恐怕也得不到解放。”这话说的是战争这一人类社会的现实所具有的相对意义。

假如日本不参加那场战争，大概当代的世界仍将由白人对有色人种继续进行殖民统治。显然，在任何人看来，那也不是好事，日本推翻了那种结构。不错，日本自己也进行过殖民统治，也负有很多责任。但是，如果论太平洋战争的“功罪”，那么这件事就应该列为“功”。

一切事物都有表里两个方面。这次的海湾战争，侯赛因高唱正义，美国也高喊同样的调子。不错，萨达姆·侯赛因采取荒谬绝伦的方法对科威特发动了战争，而美国则说“这样的事情不能容许”，便打起为了维护现在的世界秩序的大旗毅然进入了这场大规模的战争。

然而，即使拿美国所说的“伊拉克打乱了世界秩序”这种冠冕堂皇的逻辑来说，那种“世界秩序”本身大部分也只是为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利益服务的秩序。说起来，海湾战争中的所谓世界秩序，那也是适合于西方的秩序，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希望把原油的价格体系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对日本来说，原油价格便宜也是求之不得的。但是，想间接地统治阿拉伯，使阿拉伯供给廉价原油，以便继续统治世界，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西方的利己主义。正因为西方认为这对于他们是宝贵的利益，因而才出兵的。

试想欧美从前在阿拉伯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

远比侯赛因搞的残酷得多吗？难道不是在更广大的范围进行过肮脏的勾当、野蛮的勾当吗？非洲北岸和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国家的边界线象按规章划的一样，几乎都是按直线划的，从这一点看来不也是一目了然的吗？那是欧洲人单方面地分割统治阿拉伯的、在世界地图上的明显证据。

以后又产出了石油。直到今天，欧美国家为统治阿拉伯而干了些什么呢？他们以粗野的称呼称国王为“族长”，拥立他们并给予主权，允许他们胡乱盘剥。而欧美则遥控石油价格，间接地进行统治，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

这样的统治体制，如上所述，由于欧洲近代主义的崩溃而开始灭亡，而阿拉伯乘机掀起的叛乱，已经由纳赛尔、卡扎菲等做过多次尝试。以后伊拉克又得意忘形而做出那种蛮不讲理的事情。欧美人自觉到什么程度又当别论，但也可以说，因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世界而郁积起来的不满情绪，针对拥有1500万人口的伊拉克这个小国集中爆发出来。无论怎么看，那也不是什么“正义之战”。

出钱而遭奚落的日本

日本在这次海湾战争中拿出130亿美元之巨，占全部战费的1/4。日本虽然处于这样的困境但还是

遭受美国人莫名其妙的责难，说什么日本“只是旁观战争，连一滴血也没有流”。甚至受到和战败国一样的对待，真是愚蠢已极。

基辛格也曾说过，就是多国部队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为了那样穷奢极欲、垄断财富的国王去流血。科威特人也只不过说：“和侯赛因比起来，还是贾比尔国王好一些。”

通过石油统治世界，对美国来说，是不能放手的政治权益，那是自不待言的。

不要忘记，曾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布什总统作为里根时代的副总统也曾深深地干预过中东地区。可以说，从他就任总统之前，他的政治课题之一就是阿拉伯问题了。在苏联衰退的背景下加强对阿拉伯地区的发言权已纳入美国的计划，这是了如指掌的事实。

就是说，伊拉克也好，美国也好，双方都只不过是站在本国利益的立场上开始战争自寻流血而已。如上所述，美国的利害不可能一切都和日本一致。

酿成那个地区不得不流血的军事状态的是他们自己，日本对那种事情毫无责任。因为日本和欧美不同，没有向阿拉伯卖过一枪一弹。但另一方面，虽然是那样一场战争，日本的“贡献”却成了问题，这种状况是应该把它作为世界的现实来认识的。而

且今后也很可能在世界各地发生同样的争端。到那时候，日本应该如何对待呢？

如果仍然和这次一样，唯美国之命是从，也抛弃主权国家的尊严，靠金钱解决问题，只是口称“是”“是”，继续缴纳宝贵的苛税，果真可以吗？

大概美国会说：“不仅出钱，还要派兵。”如果这样，那就要请教根据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来修改日本的宪法呢？

日本有宪法的制约，因此在国会里也有争论，在海湾战争中迟迟没有提供积极的支援，受到批评。但那是因为日本是一个拥有民主议会的堂堂正正的法治国家。把那部宪法加在日本身上的，难道不正是美国自己吗？美国制造的那部宪法规定不经法律程序是绝对不能修改的。美国设置了坚固的制动器，以便使日本不再成为能够在海外作战的国家。

在议会里取得 $\frac{2}{3}$ 的赞成，在国民投票中控制过半数……在社会党依然是第一大在野党的目前状况下，这是不会实现的。如果日本象美国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修改宪法，那恐怕只有在建立了美国所不希望的军事独裁政权的时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要象那部宪法所象征的那样不发生美国最希望避免的那种事态发生，今天的日本就不可能对美国作出什么军事贡献。宪法被扣上了通过一般的民主程序

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沉重镣铐。

日本的许多有识之士早就主张必须修改宪法，我也这样说过。宪法9条固然也应该修改，但我认为要紧的是从更切身的部分修改起。日本今后作为真正成熟的国家，土地问题不能不成为充实社会资本的一大障碍。为了兴办公共事业也好，为了提供住宅也好，都需要抑制有关私有土地的财产权，但现在认为征用土地兴办公共事业是违反宪法的，因而提起行政诉讼，而结果又常常是国家和地方自治政府败诉。

只要读一读宪法便可以了解，即使提起行政诉讼也是无用的，所以，首先要修改关于私有权的条款。按英国的观念，英国的国土本为国王所有，而日本却与此相反，狭小的日本国土本为国民所有。根据这一想法就应该限制私有权。这样就会推动事物发展，国民也会理解并实际体会到，“的确如此，改了宪法，国家就会好起来”。而这种体会又会变成“9条也修改了为好”的舆论。修改宪法，也首先需要易于接受的“处女体验”。一举而修改9条是很难的。不论怎样难穿的西装，穿了50年也会习惯的。要想改，必须抓住良机。

那么，日本在这次海湾战争中本来应该做什么呢？最安全而有效的参与就是在联合部队开始登陆时立即在不进入领海的前提下派日本海上自卫舰去

波斯湾。言明日本的军舰游弋于波斯湾，是为了扫除水雷，保护油轮。这样，伊拉克方面就没有理由谴责和攻击日本，而且曾经夸耀世界第一的日本海军来了，这会成为一种有效的魅力。由于宪法的制约不能派陆上兵力，但是，如果明确地声明按照协议可以向波斯湾派遣自卫舰，然后再派遣，即使不明事理的美国人也会同意的。或者相反，也许对日本的军事力量的未来发展抱有恐惧心理。

早先在中太平洋进行的环太平洋联合演习，以不违反宪法的形式造成了既成事实。所以，完全可以把派遣自卫舰解释作为了在波斯湾的防卫而进行训练和演习。以行动表明了那种论点之后便可以在国会通过。这些事情做完以后，可附加种种条件出钱，10亿美元也好，30亿美元也好。

最初提供的共计40亿美元的援款是遭到从华盛顿飞来东京只停留几小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大声斥责之后决定的。日本的4名内阁成员曾拒绝了布雷迪部长的要求，但这位部长的态度突然一变，说：

“如果日美关系恶化了，那就是你们的责任。”

据说，4人聚集在隔壁的房间商议说：

“那么就出吧。”于是便决定了下来。

这是在华盛顿采访的一位外国记者朋友说的。而且据说，布雷迪先生还说：“早知日本出钱那

样容易，要价再高些就好了。”

以后的90亿美元援款也是完全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要求答应下来的。但在答应的时候，至少应该清楚地问个明白吧，例如“究竟战争要继续到何时？一天实际要花多少钱？指望日本出多少钱？”战争的估计书也不给看，只要求如数付款。在这样的前提下，日本国会也不得不编制补充预算，甚至不得不玩弄税制把戏。

那以后不久战争突然结束了。国民中间便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结束得好早啊，照这样，有必要出那么多钱吗？”提出这样的疑问也是理所当然的吧。有人说美国需要的战费为600亿美元，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日本就出了1/4。这真是咄咄怪事，这和直接当事者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出钱的道理不同。而且还被怒斥一顿，说“钱拿晚了”。哪有这样不合算的事情啊？而美国国会预算局甚至说，实际支出的战费不到450亿美元。那样一来，美国从各国筹集的钱还剩100亿美元。人称“火烧旺运”，那不也就可以说是“战争旺运”了吗？

既然是以战费名义出的钱，那就可以说：“战争结束了，把剩下的钱加以精算还回来吧。”但日本政府为了避开在野党和国民的反对，却始终说不是战费，也暗中和美国统一了口径。所以，想说“战争结束了，剩余的钱还回来吧”，也说不出口。日

本政府的态度只不过是美国的恫吓和在国内向在野党献殷勤的结果，只说“遗憾”是无济于事的，难道这对国民来说不是严重的干扰吗？

假如迅速地向波斯湾派出自卫舰，部署海军力量，显示“日本是如此有所作为”，那么，日本就会处于以种种形式掌握主导权的地位。很多日本人不知道，伊拉克从外国接受的政府开发援助中实际上有72%是由日本提供的。这是日本最大的一张牌，这张牌理应作为对伊拉克非常有效的调停手段而加以利用。但日本政府却根本没有运用这种有利地位，在这一点上被批评为外交低能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今后也可能发生的象海湾战争那样的局部战争中，日本再也不要重蹈这次的覆辙，唯美国马首是瞻了，而首先应该明确地作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条件，对美国的行动可以参与，也可以拒绝。

要静观战后处理

在海湾战争的战后处理中，不要让日本参加中东的复兴事业——听说美国人中有很多这样的论调。如果说因为对日本在战争中的态度不满而主张不要让日本参与战后处理，那是好事，日本就置之不理好了。就让那些企图通过战后复兴事业而确保

权益的欧美国家去随便搞好了。为欧美开始的这场战争擦屁股的事情，可以让欧美去做。象海水淡化成套设备等只能靠日本的技术进行的事业，日本作为设置机器的责任者在受委托的时候再行动就可以了。其他事情可以袖手旁观。

“既然说日本出钱没出兵不够朋友，那就请诸位全部包下来自己搞去吧。”

静观欧美以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为对手去火中取栗好了。

本来就很难说阿拉伯是好顾客，既不断毁约又不痛快地付钱……很多日本贸易公司和有关公司都说再也不需要在政府督励下和阿拉伯进行交易了。日本不要在这种时候急急忙忙地去参加中东的事业。不要多久，欧美也好，阿拉伯国家也好，最后都会痛感到需要日本的技术和资金，所以，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要静观。处于关键地位的美国没有钱。日本不妨接受了委托再出面。只有在自己的宝贵资金和高超技术得到公正的评价和期望的时候再提供才好。

如果美国要求日本为中东的复兴出钱，那就不要重蹈援助90亿美元时的覆辙，而要说“日本要为自己自己的国际关系设计而有效地使用资金”，明确地表示“不”或“是”的态度。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国际政治场合，日本都要走日本自己的道路，努力去探索，迅速地

行动。所有的经济援助，对苏联、对中国、对非洲都应该如此，始终应该在考虑其效果的基础上提供。当然日本的资金也是有限的，如果任人摆布，把资金白白地浪费掉，那不久可能就会危及本国的地位。

在两伊战争以后，日本曾经听了美国的话，把大量的资金以政府开发援助的形式投入伊拉克。我再重复说一遍，日本向伊拉克投入的资金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伊拉克从外国接受的政府开发援助中有72%是日本的资金。

他们怎样利用了这笔钱也完全不清楚，只是伊拉克迅速上升为中东的军事大国，并终于以美国为对手开始了战争，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就是说，美国亲手扶植起来的国家成了巨鬼，而为了打鬼，要求日本既要出更多的钱又要流血。

归根结蒂，这是美国自作自受，但美国却恬不知耻地把外交失误的欠账强加在日本头上。日本如此追随美国实在令人讨厌，只要是日本人谁都不会没有那样的感觉。海湾战争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首先是要冷静地考虑如何对待今后也有可能发生的同样事态。

听说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谈到海湾战争时说：

“美国建国以来和外国作战达70次，全部战胜了。这次也是同样战胜了，但这次和以往不同，有

着极为特异之处。那就是，我们打仗流血，而出钱的是外国。这是第一次。这对维护今后的世界秩序颇有暗示性意义。”

如果今后世界各地的政治动乱牵扯到本国权益的时候，美国也许还要再一次采取和这次“特例”同样的形式出动。到那时候，美国将会说：“世界变得狭小了，所以，即使是与石油没有关系的地区，也不能说和日本的繁荣没有关系，因此，既要出钱也要出人，不是同盟国吗？”回顾日本政府在海湾战争中的态度，在那种新情况下，是否仍然会卑躬屈膝地去卖身投靠呢？

许多日本人通过这次海湾战争都感到那是危险的，不明智的。美国也许因为让日本说“是”而暗自高兴，然而，那对美国也没有好处。继续强迫日本说“是”而给日本人造成软弱无力感，这就很可能以阳奉阴违的形式进而酿成反美情绪，日积月累就可能爆发感情摩擦。

当然作为同盟国应该同意协商，不过在那种时候，日本方面首先提议的应该是根据安全条约进行事前协商。因为安全条约还继续存在，所以即使是从设在日本的基地调兵遣将，间接使用基地，也总是应该要求进行事前协商。美国要求日本提供战争费用，那么，那场战争什么时候开始，大约什么时候结束，需要花多少战费，难道日本不是理应要求

美国提出这种战略战术上的估算作为参考吗？

作为独立国家应该在提出理所当然的要求之后再同意协商，例如申明“出钱可以，但这种战争的做法日本反对”，“不应该那样打”等等。

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日本提出要求，反正美国也不会听。的确如此，纵然日本在事前协商中说“不，那不好办。那种战争，即便是间接的也不希望被卷进去”，恐怕美国亦仍然会无视日本的要求而出兵的。

然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如果日美之间意见相佐那就会始终谈不拢。详细地公开那种事实，把它作为记录留下来。国民充分地理解日美之间的意见分歧，就会清楚地认识到日美安全条约是什么，这种条约只能是什么样子。也会明白日本的基地的意义，为了谁和谁的利益，为了什么目的而在日本设基地。这才是重要的。

据专家们试算，在海湾战争中消耗的武器弹药和石油，有50%是从驻日美军基地运出去的。总有一天会公布这个数字。就是说，美国利用日本作为这次战争的最大基地。只拿这一事实来说，除阿拉伯的争端当事国以外，日本是与那场战争关系最深、贡献也最大的。然而却没有进行过任何事前协商。说什么日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种责难是毫无根据的，只不过是蛊惑宣传罢了。

江藤：

现在仍受检查的日本

改为自主检查的日本

我于战争时期曾被疏散到镰仓，1948年7月回到东京，从湘南中学转到都立一中。转到一中不久，被称为“盲、聋、哑三重苦的圣女”海伦·凯勒从美国来到日本。在皇宫前举行海伦·凯勒女士欢迎大会。我想不是学校的命令，但在校长的劝诱下全体学生都参加了大会。耳目不灵又不能说话的人，经过努力，克服了种种障碍，的确是了不起的。但为什么说我们必须参加那个人的欢迎大会呢？为什么欢迎会又在皇宫前举行呢？总觉得有些不自然，便早早回家了。我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湘南中学时代的一个朋友。

不久，那个朋友约我去神田旧书店街，当时他对我说：“喂，可不要写那种信哟！”我问：“为什么？”他劝我说：“那封信贴有被开封检查的封条。你在那封信上不是写了欢迎海伦·凯勒的大会无聊吗？这会被认定为反美而立刻把你抓起来的哟。”

那时我只是叹息说：“真是讨厌的社会。”以后从1979年到1980年，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威尔逊研究所查阅关于占领时期检查制度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时，才彻底明白其中的奥妙。原来当时美国占领军的非军事书刊检查处（CCD）每个月要处理1900万到2000万个邮件，其中每月平均拆看的私人信件有400万封，以调查日本的舆论动向。

我和石原先生一样，也是编写过教科书，都是被战后教育制度的剧烈变化所愚弄的一代。今天回过头来看，时至今日仍然留有严重影响的难道不就是禁止修身和地理历史的教育吗？1945年12月31日，根据盟军总部的指令立即停止了“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的一切课程”的教授。1946年1月11日，文部省次官遵命向各地方长官和学校校长发出通告。

根据这一指令，修身课被废除，经过迂迴曲折，今天虽然恢复了道德课，但是还没有教科书。所以在一般有这门课程考试的学校，要进行考试补习，在没有这门课程考试的学校，上道德课就是玩的时间。就历史课来说，禁止进行历史教育，取而代之的是盟军总部于1945年12月8日，选择日美宣战的这个日子给朝日、每日、读卖等各家报社特配新闻用纸，让这些报纸开辟4个版面，在两版插页上刊登什么《太平洋战争史》之类的东西。这是“盟

军司令部提供”的，直到今天仍约束着关于日本的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历史记述。地理是有关划定国界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下定义的课程，所以被禁止教授。

另一种遗留到今天的影响是对语言行使占领权。这通常叫作“国语改革”，从强制使用当用汉字和新字母开始。在这方面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美国为了便于检查而想尽量简化日语这样一种意图在起作用。占领结束两年后即1954年开始重新研究，历届的国语审议会都讨论这个问题，但至今仍然没有进行根本性的纠正。虽说高中以上的学校原则上是自由的，但在义务教育阶段强制使用新字母和限定汉字，所以实际上国民的国语能力受到了严格限制。结果，现在的年轻人都读不了用旧汉字旧字母写的战前文献。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就连收录岩波文库的夏目漱石的作品都是把原文改写过的。

在占领日本时期，美军非军事书刊检查处（CCD）进行的检查分两个阶段。从战争结束以后不久的1945年10月8日到1948年7月25日，全国的主要报纸都受事先检查。报纸和通讯社的消息清样都要拿到设在日比谷公园市政会馆内的美军非军事书刊检查处新闻股去接受检查。如果同意了就盖上通过的图章，但也有时删节或完全禁止刊登。而且与

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内务省与情报局所进行的检查不同，删节或完全禁止刊登时，采取周密的措施，不留检查的证迹。所以，当时的《朝日新闻》也好，《读卖新闻》也好，报道美国兵强奸妇女的消息被禁止刊登时，都是突然换上了“最近在美国推出新的电冰箱非常方便”等等消息。美军非军事书刊检查处当局事先准备好由《引导文摘》或者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国际新闻社等新闻社提供的填空稿，用来替换所撤下来的稿子。为什么要不露检查的证迹呢？因为波茨坦公告第10款明文规定：“保障言论自由。”占领军起草的现行日本国宪法第21条也规定：“不得检查。”就是说，在原则上保障日本的“言论自由”，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掩盖检查的事实。换句话说，战后由日本政府的官厅进行的检查确实是没有了，但同时由占领军非军事书刊检查处进行的蒙面检查开始了。因此说“言论自由”丝毫也没有得到保障。

从1947年到1948年，大体上从东京审判结束的时候开始从事先检查转为事后检查。所谓事后检查，就是基本上可以自由地写作，但当非军事书刊检查处发现印刷好了的成品有不合意的内容时便要收回裁剪掉。如果被裁剪了，实际上不仅无法发行，而且出版商和著者都要蒙受莫大的损失。不仅报纸如此，书籍也是如此。检查最严的是电影。电

影投资很大，拍完一部电影，通过试映接受事后检查，如果说“不行”，那么，几千万日元、几亿日元的巨款就付诸东流了。东宝影片公司也遭了殃，而日映等左翼影片公司实际上象是通过检查而被毁掉了一样。

问题是，比起事先检查来，事后检查简直就成了自己检查，其后遗症一直持续到今天。举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来说，比如《敢说“不”的日本》这本书印了10万册。印好以后经过非军事书刊检查处的事后检查，最后说“不行”，则出版商大受损失。因为书被裁剪以后，就一本也卖不出去了。那样一来，出版商就再也不委托石原慎太郎这个著者写书了。这就是自己检查，自主检查。

除非军事书刊检查处外，还有盟军翻译部(ATIS)。这个盟军翻译部的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半夜里采取人海战术迅速地把日本的报纸翻译成英文。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把它排成整版变成英文报纸，所以，就把翻译稿和《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装订成册，当第二天早晨麦克阿瑟一醒，就把那个小册子和咖啡一起静悄悄地送到床边。现在著名的地方自治体首长、新闻记者和大企业的职员当中，有人在学生时代就曾经在那个盟军翻译部当过临时工。按1945年10月当时的工资算，他们每月至少也能领700日元，其中还有领取

1200日元高工资的。这笔钱都是由日本政府以战争善后处理费支付的。这个盟军翻译部的任务，现在直接由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翻译班子继续承担。

听说石原先生和盛田先生的《敢说“不”的日本》这本书已被五角大楼任意翻译成英文而引起了议论。实际上我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1946年宪法及其约束》（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由美国大使馆的翻译班子全文翻译成英文。有这种情况，大体上是知道的，但是当我通过某种途径得到译文时，对于他们翻译的速度之快却大吃一惊。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句，美国大使馆方面也许是作为资料而翻译的。但从礼节上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事前向著作权拥有者打个招呼。因为不管怎么说，日本和美国是友好的同盟国。

所以不能不认为，日语这种语言决不仅仅是同胞之间的语言，而且是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经常审查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政治家也好，舆论界人士也好，在说话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

然而，我决不是劝大家要自己进行检查。我想说的是，要堂堂正正地说话，可是，切不要说蠢话。而且也要考虑到日本的新闻界依然存在着自己进行审查的后遗症。《敢说“不”的日本》被一部分人看作丑闻，这固然是因为在美国国内有误解和反

感，但也是因为在日本的新闻界里潜藏着看不见的对美军非军事书刊检查处的恐惧。他们说：“喂！你瞧！因为自己不进行检查才出这种书，遭到美国的驳斥。要老实一点，否则，还会更倒霉的。”实际上越是想采取反美、革新姿态的大报，那种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的自我审查意识就越强。正是这种自我审查意识才把日本的语言空间变成了在战后已经历46年的今天仍然是不需要而又不自由的语言空间。

要打破“封闭的语言空间”

在这里让我来稍许谈一谈我为什么开始研究占领军对报刊实行新闻检查的吧。

从1979年秋到1980年春大约8个月期间，我作为国际交流基金会派遣的研究员每天要做的事情，是从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威尔逊研究所轮流去马里兰大学附属图书馆和斯里兰合众国国立公档案馆分理处。目的是根据第一手历史资料（占领军方面的公文等）弄清楚美军在占领日本的过程中对报刊实行新闻检查的真相。

关于战前内务省警保局和战争期间的内阁情报局等日本官方实施的报刊检查，站在左翼立场上的人们从战后开始详细地研究过检查的实际情况。然而，按一般的说法认为曾给予日本以“言论自由”

的占领军当局对报刊亦进行检查，这的确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我当时是想尽量详细地调查一下那种检查的程度和检查的原委。

调查中得到的一点成果就是写成了《封闭的语言空间》这本书（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我着眼于检查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想知道那种检查是如何形成持续效果的。所谓检查，如果从速效性来考虑，那么新闻的事先检查见效最快，但如上所述，改为事后检查，这乃是一种迫使对方作茧自缚的谋略。所以，占领开始后3年左右进行事先检查，以后的4年期间改变为事后检查，看日本人对日本人写的东西是如何进行自我审查的。当这种事后检查收到效果，认为检查到这种程度可以了的时候，遂于1955年4月28日结束了占领。

但在结束占领之前，美国方面就已经考虑到，如果使舆论机关把自我检查的机能完全变成内在固有的东西，而且使教育机关把那种检查框架内的价值观反复地形成并继续扩大发展，那么，即使占领结束了，大概也能控制日本的语言空间达60年左右。

按一般的说法，日本在战败和被占领的同时就从盟军获得了“言论自由”。然而，实际上投降书签字后不到两周，9月14日，占领当局就命令日本同盟通信社停止业务24小时。当时，同盟社在葡萄牙、阿根廷设有海外分社，并用强大电波向海外广

播，按照日本人的观点，是让全世界了解占领军的动向。9月15日，在允许该通讯社恢复业务的时候规定：“该社的通信只限于日本，并且接受驻同盟社内的美国陆军代表进行百分之百的检查。”

《朝日新闻》从1945年9月18日下午4时起停刊48小时，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从9月19日下午3时30分起停止发行24小时。10月1日，占领军当局命令收回《东洋经济新报》9月29日一期，并给予裁剪处分。

显然从这个时期起处于占领下的日本报刊的论调发生了一次大转折，但那时日本人的内心和外表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这一点，还不能说已经弄清楚了。

经历过日本战后生活的我们这一代人，对自己坚信不疑的东西，是否真正相信呢？如果是相信，那么，是通过什么程序相信的？如果是不相信，那么，究竟是抱着什么信念一直生活到今天的呢？我是不断地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而研究占领军的报刊检查并且观察过去那十多年的政治和社会现象的。

即使其后在占领终于结束，美军非军事书刊检查处的形影完全销声匿迹以后，还发生了国际性的检查发挥作用的事件。那就是1982年夏发生的喧嚣一时的教科书问题。

那个时候，不仅因中国和韩国等外国的干涉而进行了“检查”，而且同意进行那种检查的日本新闻界也发挥了“检查机能”。关于皇室的报道，日本的新闻界也进行着检查。

在昭和天皇就位60周年的时候，保卫日本国民会议（议长为加濑俊一）曾筹划拍一部历史记录影片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受该会议执行委员长黛敏郎的委托，我担任了这部影片的主编。

在影片制作过程中，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一涉及到对天皇和皇室的措词问题，影片公司方面就神经紧张而采取谨慎的态度。那并不是怕敬意表达不充分，而是战战兢兢，唯恐敬意表达过分。

我斩钉截铁地说：“一切责任由我来负。”脚本和影片的结构、编辑技巧都很出色，但在敬语的用法上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我把脚本上写的主编的个人意见拿给导演看，他苦笑着表示同意。但我无意中又说：

“好不容易制作了这样优秀的记录影片，把它重新编排，再稍许改短一点，在电视上放映怎么样？”于是，导演说了一句很介意的话。他说：

“电视不行。照这样，电视无论如何也通不过。”

为什么“电视无论如何也通不过”呢？看了后来影片公司方面交给国民会议事务局的《有关皇室的

用词集》才恍然大悟。一看这本《用词集》就不得不承认“电视无论如何也通不过”的原因了。因为有许多话作为“不使用的词”而附有“×”记号，所以“通不过”广播电视公司、报社所进行的自主检查、自我审查。

那么，各家广播电视公司、报社究竟依据什么样的权限和法律或者论据，对敬语“通过”或者“不通过”的呢？我全然不得而知。

我也决不认为是在宫内厅的指导下进行的，因为各广播电视公司、各报社所进行的对皇室用词的自主限制难道不是与现行宪法“禁止检查”的条款相抵触的吗？

昭和天皇驾崩的时候也感觉到有同样的情况。所有报纸都用相同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消息，并且配有昭和天皇的遗像。而从第二天起所有的新闻媒介仿佛变成了宣传机器一样，都说按现行宪法的规定天皇是象征，理应如此。好象美军非军事书刊检查处还存在于什么地方，一切新闻都要请它事先检查，占领当时不曾存在的电视也要把所有影象提交看不见的检查官去检查。好象这样一种奇妙的语言空间又呈现在人们面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改为平成年号以后，甚至使人感到好象日本的社会正在快速播放战后的语言。

因此，可以说今天“封闭的语言空间”几乎原封

不动地继续存在着。

不言而喻，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1946年宪法已经偶像化。这又和检查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2年前，1979年10月24日，我在位于华盛顿郊区叫斯特兰的地方的合众国国立公文档案馆分理处查阅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了有30款之多的“检查指导方针”。那是1946年11月25日的文件。当我读到第三款和第四款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那里记载的“删掉或禁止发行的对象”如下：

(3) 对SCAP(盟军最高司令官或司令部)起草宪法一事提出批评。

关于在起草日本新宪法时SCAP所起作用的一切言论或者对起草宪法时SCAP所起作用的一切批评。

(4) 对检查制度的言论。指直接或间接谈到对有关出版、电影、报纸、杂志等进行检查的言论。

就是说，对美国人曾写过日本宪法的事实，既不许说，也不许批评。而且对存在着新闻检查这一事实本身也只字不许泄漏。

“检查指导方针”中也包括不许报道“对东京审判的批评”。但对那个“检查指导方针”，直到如今

大报纸、广播电视等日本的新闻媒介仍然忠实地遵守着，实在令人震惊。那就是继续保持着“封闭的语言空间”。所谓“封闭的语言空间”当然是建立在虚伪之上的语言空间，所以，既然要用语言来思维，那么战后的日本人就是安于这种虚伪的现状。这样的日本人一接触到海湾战争的现实便惊慌失措，那就不足为奇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日本这种“封闭的语言空间”，美国人最近也开始表现出有点棘手了。美国政府不用说是知道是它自己一手制造的这种“封闭的空间”以便限制日本主权的，但美国的国会却不大了解那件事情的原委。我想在此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如何认识日本的问题上之所以不合拍，是因为这里潜藏着对日本的一种误解。现行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不保持战力，否认交战权”就是限制主权的条款。详细内容请参阅拙著《1946年宪法及其约束》（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

石原：

要建立日本独自的 信息空间

美国不允许日本有独自的信息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以后已经有半个世纪，但日本还一直不能拥有独自的信息空间，依然被纳入美国的信息空间之中。江藤先生这样指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美国为了使日本的行动符合美国利益而把美国的信息巧妙地加以夸张和修饰。

从前我和阿尔宾·托夫勒交谈过。他写的一本书《实力转移》中所说的“实力”指的是暴力（军事力量）、财富和智慧（信息和知识）。关于暴力，日本由于宪法的限制，一开始就断了念头。关于财富，不言而喻，现在日本的产业实力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谈到信息和知识，那就走样变形了，令人十分可怕。

日本一直被囚于美国的信息圈里，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这是理所当然的。很多美国人轻蔑地指出“在日本缺乏独自的世界理想”，实际上这也是美国控制信息的理由。日本人

自己固然也缺乏积极性，但美国根本不喜欢日本拥有独自的信息和推进自己独立的路线，总是阻挠日本为此进行准备。

例如，日本的人造卫星是优秀的，但日本想进一步靠自己的力量拥有侦察卫星，美国就压制挫伤这种积极性，一直阻挠日本自己独立地进行那方面的技术开发。最后说，你们买美国的卫星吧。而当日本说想买的时候，又拖延时期不卖。气象卫星也是从美国买来的，但连续发生故障，无法使用。这大概是要日本在从太空收集信息方面完全依靠美国吧。但如果是那样，那么迄今为止美国究竟在什么时候向日本比向其他国家先提供过哪些重要的信息呢？实际情况，日本方面的专家是一清二楚的，所提供的全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

在前不久的海湾战争中也是如此，美国把对待那场战争的基本姿态事先就通报给英国、德国和法国，但对日本，却既没有进行任何磋商也没有通报。

伊拉克进攻科威特，苏联的侦察卫星从几天前就侦察到了，当然美国也一定通过卫星侦察到了，但也没有向日本通报。日本向伊拉克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占伊拉克接受这种援助总额的72%，使用这张牌就能够对伊拉克的入侵提出强烈警告。可是美国恣意不向日本提供情报，也就完全丧失了使用这

张王牌的机会。

而且美国也不根据安全条约进行事前协商，就把部署在日本的军事力量派到剑拔弩张的现场去，并且不管日本是否有那种力量就强迫它作军事性的承诺，进而逼问道：“如果不为石油流血，那能出多少钱呢？”日本虽然有贸易盈余，但国家财政却大量赤字。从国家来说，要想再继续向其他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不久也许难免要实行增税。那样一来，国民果真就有那种精神准备让政府去任意挥霍吗？

日本今后在新的世界里，为了不断作出独自の贡献，得到正当的评价、期待和敬意，为了避免在方法和方向上做那种一再失败的蠢事，恐怕也不会只依赖美国的信息吧。日本国民并不是为了美国的外交面子而缴纳苛税的。

如今，推动世界政治的就是那种防不胜防的诸多信息的传播。拿柏林墙的崩溃来说也是如此，德国人之所以戏剧性地一举把它推倒了，就是因为西方的信息通过电视荧屏传给了东德方面的每一个国民。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问题亦然。虽然这在世界历史的大潮中是可以理解的，但鼓励和支持他们要求独立的愿望的，正是把现状转瞬间传遍给全世界的信息的力量。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掌握武力，只是以传播于全世界的信息为武器而战斗的。日本

的电视台记者也应邀到他们的指挥部拍摄了他们如何对付苏联的镇压行动的情景。从电视里可以看到，那里的领导人在拼命地想向什么地方打电话联系。没有说明那是什么地方，但电视观众明白那就是戈尔巴乔夫。然而，戈尔巴乔夫始终也没有接电话。接着他们又拼命地向什么地方打电话。这一回电话打通了。对方是美国的白宫。而且全世界都注视着那种情景。

这就是以托夫勒指出的三种实力中的智慧（信息和知识）向苏军的暴力挑战。

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信息功能现在变成了推动世界的巨大源泉。因此，必须对信息的可靠性进一步加以关注。把信息恣意歪曲或者夸大渲染是危险的，可怕的。片面的信息很容易酿成偏狭的观念和错误的判断。

对和海湾战争有关的美舆论动向感到纳闷儿和畏惧的，不只我一个人。在打响地面战斗一周以前，美国舆论赞成的不到10%，但在眼看就要打响的时候，赞成的竟突然上升到80%以上。对布什总统的支持率，虽说是在战争这种特殊条件下，但竟超过90%。至于舆论调查说美国国民对日不信任感增加了等等，令人不能不感到在那里存在着某种操纵信息的可能性。详细说来，美国和英国谴责德国向伊拉克出口武器，那也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那个

美国企图掩饰其向中东大量武器出口的情报战略之一而已。受到那种情报操纵的人们高喊的谴责声和抗议声，很容易造成狂热盲从的结果。

海湾战争结束以后，海部首相不知为了什么特意去美国访问。随行的日本新闻记者说：

“今后日本的政治课题，是如何挽回在海湾战争中失去的日本的信誉。”

这种幼稚的、白痴的言行只能是被美国的信息空间所束缚和操纵的人的悲惨逢迎。只要稍微冷静、客观地看问题，就一定会对所谓“日本失去信誉”等等逻辑表示愤慨。我再重复说一遍，在前不久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比任何人都更加有效地充分利用了日本。

尽管如此，美国对日本的谴责声却甚嚣尘上，这也只不过是牵扯到日美经济矛盾而对日益强大的日本这股新兴的力量所推行的情报战略而已。

大概也有这样的论调吧，说什么彼此的综合力量相差悬殊，还是点头称“是”以摆脱困境为好。美国也乘机开展把日本的新闻媒介卷进去的情报战，并且如愿以偿，不断取得成效。

去年举行了不应该举行的经济结构磋商。在发表中期报告的时候，美国表示不满，煽动国会掀起谴责日本的大合唱，而愚蠢的日本大使馆发电报告说出现了宣战前夕的形势。更加愚蠢的日本宣传机

关进行了夸大其词的报道，自己制造对日本的紧张局势。后来，日本政府几乎全部吞下了美国的主张。美国对此逐渐表示满意，这时在日本对内阁的支持率上升了，人们说什么因为政府使美国满意，避免了宣战。

这真是一派胡言。那种单方面的妥协所欠下的帐究竟由谁去偿还呢？没有别人，只能由日本国民自己去偿还。

然而，照这样发展下去是不是就真正好呢？那种满口称“是”的追随者是最容易任人控制的。但是如果想一想被那些追随者死死包围起来的当权者的下场，那么，日本的对美政策也决不会产生出有利于今后双边关系的结果。日本偶尔坚决地说“不”，这对美国也应该是很有利的。

正因为如此，除了美国将给予的信息以外，我们必须为自己而构筑独立的信息空间。

使日本胆战心惊的洛克希德事件

许多日本人充分认识到，假如美国破产了，则全世界将遭到打击，尤其是日本将遭到比任何国家都更严重的毁灭性打击。但是，美国方面对这个问题究竟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呢？或许还在坚信美国是永存不灭的吧！

和长期垄断财富与权力必将落得悲惨结局一样，垄断信息也只能给彼此带来不幸。美国应该认识到，我们日本构筑自己独立的信息空间，对维护和改善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秩序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不发达国家挥舞核武器和其他危险的现代武器，全世界将遭到危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假如发生那种情况，那么，究竟是谁把那种技术秘密、技术和武器卖给这些国家，使它们拥有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从而加剧了紧张局势的呢？

日本的大量政府开发援助不明不白地用掉了，其大部分责任在于强迫日本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美国方面。关于政府开发援助，连美国国会都对美国的政府开发援助的成效提出强烈质疑，并且正在考虑立法以进行跟踪调查。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开发援助体系有漏洞的明证。而我们既然在产业领域实行日本独自の体系并在经济运营方面取得了业绩，那么，在政府开发援助方面也实行日本自己的体系好了。为了防止按照美国的指令，任意挥霍金钱而遭到失败，必须在一切国际合作包括政府开发援助中建立我们自己的信息空间。

从洛克希德事件开始，日本的政治中枢就在美国的情报操纵下受到美国明目张胆的控制。我是因为反对金权政治而参加了打倒田中内阁的活动，不过，那只是因为反对金权政治而进行了弹劾而已。

洛克希德事件是在田中内阁以后的三木内阁期间才发生的。但是，田中内阁因金权问题倒台以后，美国却又进一步策划阴谋以遏制田中这位从各种意义上说都是天才政治家的人复权。

田中角荣身为政治家想要做的是要把日本建成一定意义上的资源国家。他曾试图建立日本自己独立的能源供给结构，以便不经美国的许可就能取得作为国家生存必要条件的能源供应。因此，他曾表示开发西伯利亚资源的积极姿态，或者从加拿大购买铀。这对于企图始终把日本封闭在自己手中的美国来说是根本不容许的。结果便毁了田中角荣，使他无法东山再起。那就是洛克希德事件。那份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料是故意泄露出来的情报，却诡称是误送到在华盛顿令人闻名丧胆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总部的。并把它作为证词直接拿到日本法庭，直至践踏日本的审判规则。

然而，洛克希德事件不只是毁掉田中角荣这位政治家一个人就算了事，而且成了使日本的政治丧失活力的最大转机。

洛克希德事件以来，日本的政治家对美国这个强权的影子开始感到恐惧，怕它殃及自己。想当派系领袖的政治家为了扩大和维持权力都在筹措危险万分的资金。这在日本政界已成为心照不宣的常识，但是一旦触动了美国的神经，那种见不得人的

部分就会被戳穿，那个人就会被毁掉。田中角荣就是明显的适例。因此，人人都为不知会有什么遭遇而恐惧万分。这种恐惧思想在洛克希德事件后已渗透到日本政界。

在洛克希德事件中，除田中角荣外，还有一位处境危险的大人物。在国产P3C反潜艇巡逻机问题上，所动用的巨款超过洛克希德公司，而掌握了这一事实的美国却没有毁掉那位大人物，而是把他变成自己手中的一张牌。如果那样的人物登上政权中枢的宝座，在外交上当然就不得不对美国言听计从了。

不过现在日本对美国畏手畏脚的表现太明显了。田中角荣以后，日本的政治家们都感到害怕，对美国什么也不说了。截至佐藤荣作当首相那个时期，日本也曾开展过还算独立自主的外交。另外，美国方面也处于给予的地位，还给了小笠原，归还了冲绳，把日本提高到平等伙伴的地位。而田中角荣刚要在能源方面争取独立的时候却陷入了美国操纵情报的罗网。田中一尼克松也曾有过蜜月时期，但在不知不觉之中还是被从背后拦腰斩了一刀。

不只限于能源方面的独立，美国对日本拥有自己独立的情报、独自采取行动是绝对不高兴的，不容许的。可叹的是甚至连日本新闻媒介也沦落到跟在美国后面而高兴地受人利用的地步。日本的新闻媒介对日本政府严苛追究，但现在就连曾经被称为

反美亲苏的报纸也向美国权力卑躬屈膝，实际上就象被美国撒下的巨大情报罗网捆绑住了手脚一样。

在海湾战争中，本来日本也应该作为成熟的独立国家而独自地搜集情报，决定自己的立场。然而，实际上所有的情报都只是从美国获得，一切对策都是马后炮，只是对美国提出的要求连声称“是”。向波斯湾派遣自卫舰，至少需要冷静地观察一下彼此武器的性能和战争的实际情况。然而，日本却只是坐等来自美国的情报，可后来任何通报也没有得到。在信息社会断了信息就象蒙上了眼睛一样，而且美国还一味催促说，“总之快出钱吧”。

三K党私设公堂，或者其他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等等美国社会所具有的蛊惑人心者的素质，不时地把美国的自以为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大国，但如果陷入自以为是而继续恣意控制情报，那么前进方向就会产生误差。如果没有来自能修正那种误差的不同观点的信息，那他们很快就会蒙受巨大损害。在世界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日本，为了保持同美国必不可少的合作，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利益，必须加紧建立和扩充日本独自的信息空间。

迟迟不归还北方领土是美国的策略

这半个世纪以来，每当有事，日本就被封闭于

美国的信息空间，为此而蒙受国家损失，但又总是自作自受，不了了之。有很多这类例子。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日益成为日苏关系焦点的北方四岛问题上美国单方面地向日本施加压力。然而，指出并谈论这个问题却是日本历届政府的禁忌。

日本政府1983年公布了到1953年为止的所有秘密外交文件，但有关日本同美国、苏联围绕北方领土谈判的文件，却以保障国家安全为挡箭牌而除外。这是有深刻背景的。

在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放弃了有关包括国后岛和择捉岛在内的千岛群岛的一切权限和要求归还权。由全权代表吉田茂签署的条约第二条第C款就此有明文的记载。吉田首相在事先谈判中作了顽强的抵制，但美国寸步不让，不得已只好屈服。

美国曾认为，投下原子弹以后向日本本土发起进攻并登陆，日本的抵抗必将长期坚持，美国方面的牺牲将很严重。因此，便策划让苏联参加与日本的战争，并在雅尔塔会谈时答应在日本投降后承认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完全归苏联所有。对于美国的这种姿态，当时美国国务院官员后来也担任过驻苏大使的乔治·凯南等曾表示强烈反对，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在1943年的开罗会谈中，英国和美国宣布只剥夺日本以武力夺取的领土。不知参加雅尔塔会谈的罗斯福以下的美国官员是否知道国后、择捉等南千岛群岛的岛屿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但从结果看，也是他们本身违背了开罗宣言。

曾任美国驻日公使的约翰·埃默森也在著作中指出了那个错误，他写道：“必须承认择捉、国后两岛800年以来就是日本的领土。”

但是，最后日本完全为了美国外交的利益而被迫放弃了这两个岛屿。参战的苏联进而占领了齿舞和色丹直至今日。

旧金山和约缔结后，吉田首相在国会答辩时说，条约文中的千岛群岛这个词很遗憾包含国后、择捉两岛。当时的条约局长西村也回答说：

“和约中所说的千岛包括所谓北千岛和南千岛，但这两者从历史上看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在旧金山也提出过这种主张，今后也这样主张。”

在为缔结和约而进行的事先谈判中，日本向美国递交36份文件，强烈主张要承认日本关于北方领土的正当权利。但最后美国根本没有采纳这种主张。其重要原因是在雅尔塔会谈中达成了把战后的欧洲分割为东西两部分并置于各自的势力之下的协议，而协议的条件也包括把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

但时过境迁，到了1955年，鸠山内阁谋求和苏

联的关系正常化，在伦敦谈判时日本最初要求只归还齿舞、色丹，苏联方面表示了同意的姿态，可是，日本又突然要求归还南千岛，于是苏联一怒之下中止了这次谈判。从这个时候起，美国便对自己过去的失败置于不顾而开始对日本外交进行干涉和操纵。美国和苏联重新开始对立。在冷战结构中，从美国来说，使日本和苏联的关系恶化，只能对本国更有利。

第二年，日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在莫斯科举行。苏联方面提出：“将迅速归还齿舞、色丹。”日本方面的代表重光外务大臣和松本前外务次官判断只好接受苏联的这一建议而就国后、择捉达成协议，于是请示鸠山首相。这一情报不知什么原因在东京泄露出来而引起了轰动。鸠山首相决定立即召回他们二人以便重新商讨。但他们二人回国途经伦敦时被杜勒斯挡住。杜勒斯把重光外相召到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威胁说：“如果日本提出南千岛领土权的主张，美国就永不归还冲绳。”关于这个期间的情况，在松本先生以后写的《莫斯科上空的长虹》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正是因为有这些情况，日本外务省才从1983年对外公开的秘密外交文件中只把有关日美间、日苏间就北方领土进行谈判的文件除外。那一部分大概还是保密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究竟为了谁而想

保守那个机密呢？即使还把那些文件作为机密以掩盖美国外交的失败和日本外交的屈从，让国民无从知晓，但那究竟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而且为了掩饰受美国利己主义束缚，任由美国摆布的真相，以后外务省又说，吉田首相和西村局长1951年在国会会议上的答辩和表明的见解是“错误”的，是“疏忽”。断定自己先人的劳苦和见识是错误的，是疏忽，他们究竟是为谁人又是想维护什么东西呢？

让日本的固有领土北方四岛和我们隔绝，这是美国外交的失败。日本的官僚协助美国操纵情报，掩饰这种失败，这不是对国民的背信弃义又是什么？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尖阁列岛。

这是涉及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尊严和权利的领土问题，但由于美国采取不负责任的毫无道理的姿态，日本方面的正当权利正面临遭到侵犯的危险。

关于归还冲绳的协定换文中规定的应该归还的岛屿和岩礁太多了，所以，没有一一明文记载，只记载着连结6个地点的线之中的岛屿和岩礁都作为日本的领土归还。所谓6个地点是，东起北纬24度东经113度、北纬27度东经131度50分、北纬27度东经128度18分、北纬28度东经128度18分、北纬28度东经124度40分、北纬24度东经122度。

尖阁列岛当然包括在这些线之中。从前在这些岛上还曾设有木松鱼加工厂，在占领期间美国军队使用这些岛屿作实战演习的打靶场，还向住在那霸的一位寡妇、从前曾担任过顺天堂医院护士长的古贺花子支付过靶场使用费。

可是自从传说在尖阁列岛周围的海底有石油以来，便接连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在归还以前，美国的大石油公司曾向当时的佐藤首相也包括外相提出由他们钻探。佐藤首相说这是日本自己的事情而加以拒绝。

这样一来，他们又把同样的话题拿到台湾和北京。不知所措的日本政府便想请美国居间调解，按照和日本签署的协定正式把那些岛屿归还给日本。日本拜托美国说，希望由美国出个证据，明确地说尖阁列岛是日本的领土，过去由美军占领把它们作为打靶场使用，包括日本在内其他任何国家的任何船舶都禁止入内。但美国始终推脱说领土问题应该由当事者之间进行对话，而没有为日本说一句话。

谁都会感到奇怪。台湾和中国，都主张对尖阁列岛拥有领土权。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占领那些岛屿并且用来作打靶场，这理应构成战胜国之间的领土侵犯。说起来真奇怪，迄今为止台湾和中国都未曾提出过抗议。从美国来说，不也正是因为承认那是日本的领土才向住在那霸的地主

古贺先生支付使用费的吗？美国意识到它同苏联的关系已趋于紧张，中国的存在宛似美国的“防弹工具”和牵制苏联的一张“中国牌”，因此便想为此而利用尖阁列岛，从而完全无视日本的利益。

我从当时带着佐藤首相的密令奔走于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已故贺屋兴宣先生那里听说了详细经过。佐藤首相对把冲绳归还给日本的美难以说出强硬话，他曾为这个问题而搜肠刮肚，煞费苦心。在归还冲绳的那天早晨，佐藤首相最担心并且首先让工作人员确认的事情是，到前一天为止一直在那里的大批台湾渔船究竟是否仍然在岛的周围。据说，贺屋先生和当时仍负责冲绳工作并与台湾关系密切的大臣山中总务长官的幕后活动很有成效，台湾的蒋介石总统照顾日本的面子，强制所有渔船立即撤出附近海域。

现在那些岛屿又成了问题。这次美国对这个问题将会采取什么态度呢？

不管怎么说，难道我们不是应该抱定自己本身拥有托夫勒所说的第三种实力(智慧)这样一种姿态吗？

那决不是为了想忽视或损害日本同美国和中国等的友好关系，而是为了自己开辟日本的未来并掌握日本的命运而用自己的双手去搜集必要的情报，构筑自己的信息空间。国家民族的基本财产领土和

自己国家的历史，任由别人宰割和篡改，这种姿态难道不显然是与主权国家的名称不相符的吗？

江藤：

美国经济能免于 破产吗？

忘却了经济基础的美国

美国的经济现在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据今年1月发表的预算咨文预测，1991年会计年度财政赤字将达到3180亿美元，1992年会计年度财政赤字将为2809亿美元，赤字幅度已达历史上最大程度。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0年度的预测，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为1000亿美元左右。但在这次海湾战争中的筹款，日本出90亿美元，德国出55亿美元，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各出135亿美元，共280亿美元，这就填补了很大一部分亏空。所谓经常收支包括贸易收支和贸易外收支。美国的经常收支项目以贸易外收支填补贸易赤字。

所以，美国发动战争又在短期内结束战争，并借机以“献香钱”的形式向战争的当事国和据说是未积极作出贡献的日本与德国索取战争筹款，以填补其经常收支的赤字。这场战争不能不早日结束的原因之一，也许就有以战费来暂时应付经济困难的目

的。美国经济就是如此混乱不堪。

美国经济正陷入景气衰退之中。据美国商业部今年4月26日发表的数字，1990年10—12月的增长率为负1.6%，而今年1—3月的国民生产总值速报值已降到负2.8%。连续两个季度为负增长，这说明美国已处于景气衰退之中。有人认为，这次景气衰退，谷底浅，将在短期内结束。但也有人认为，景气衰退迅速回升的希望不大，将延续到明年秋季。明年秋季有总统选举，所以，景气当然将成为布什总统面临的关键考验。

但是，只要美国不进行扎实的努力，认真地消除赤字，积累盈余，看来，景气就很难好转。

已故的下村治博士说过，美国只要把经济规模恢复到出现财政赤字、沦为债务国的前一年即1984年那个时期的规模就可以了。只要下决心编制预算，向制造业投资，改变国家也借债、企业也借债、个人也以信用卡借债这种“借债三重苦”的局面就可以了。1984年的美国经济，实际上是高速增长的经济，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欧洲、苏联、中国自不必说，就连日本也羡慕的美好经济。为什么对恢复那样的美好经济犹豫不决呢？应该克勤克俭恢复那种经济。这就是下村先生的一贯主张。

这是我为《日美战争没有结束》这本书收集资料而和他对谈时听他说的，在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

象。下村先生已经与世长辞，但是他所说的“美国人忘掉了国民经济是经济的基础这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实在可叹”这句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回到那个出发点来看，美国的经济，除了靠筹措战费而减少了当前帐面的赤字以外，仍然没有任何改善。最终在国内竟连一台电视机也不生产，甚至三大汽车厂家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的经营也不正常了。克莱斯勒公司的经营不正常，说“那也是因为日本不好”这样一种呼声已甚嚣尘上。但并不是什么日本不好，总之，那只不过是美国制造业退潮的一种象征。

美国的汽车厂家从去年秋季开始销售新车，但业绩却根本没有好转。按年率计算，比上季度减少10.8%。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个人消费也比上期减少1.4%，至于住宅建设甚至减少26.5%，企业设备投资亦减少14.4%。

与武器相关的产业如何呢？尽管发生了海湾战争，但预算咨文说，作为结束冷战的成果，要精简美国部署在世界各地的兵员，实行裁军。所以，也没有更大的希望。实际上，政府的开支也减少了2.3%（国防开支减少0.8%）。流入武器产业的资金是由国家预算直接拨出的，那又是这么个数字，无助于景气回升。

海湾战争以后，美国景气如果顺利回升，又当

别论，但却根本没有出现那种趋势。所以，银行和证券等民间调查机构认为，1992年度的财政赤字不只2809亿美元。悲观的看法甚至认为可能达到4000亿美元。

美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衰退了呢？可能有种种原因，但企业兼并和收买是其原因之一，那就是收买赚钱的企业。有友谊性的收买，也有敌对性的收买。总之收买以后抽出资金，再把资金投之于赚钱的地方。这已是近年来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象日本的丰田公司、日产公司、松下公司、索尼公司那样认真制造产品的企业，正因为有可靠的经理和股东扶植，工作人员也才努力工作。可是，收买企业，得了实惠以后再卖掉，这种左一下右一下频繁倒手的企业最后荒废是理所当然的。在职工看来，昨天的总经理是本田，但今天换成松下了，明天好象又要换成盛田，这样一来，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信谁是好了。如果职工问道：“我们还照以往那样生产可以吗？”倘若回答“啊，生产吧，生产吧”，那当然还好。但若回答“你们那里不太好，要关闭工厂，因为卖掉股份更赚钱”，那就毫无办法了。这样，职工也就没心积极保证产品质量。事实是由于这类事情层出不穷，美国制造业才陷入如此严重的状态。

到英国去看，使人深切感觉到的是，用优质煤

生产钢铁，引导产业革命积蓄了大量的资金，而且虽然经济搞得很不景气，但按个人水平来说，钱还没有用完。而到美国去看，你就会感觉到，是啊，在石油和轻合金的时代，完成了这样多的事业，有了这么多积蓄，真是了不起，但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维持那种大好形势。

为什么没能采取措施呢？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是靠外来的移民支撑着的，而外来移民的素质却不断变化。

人口有自然增长和社会增长之分。美国是大部分依靠社会增长的国家。从1924年到1950年代末期为止，是美国社会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通过修改移民法而进行移民分配，限制移民的人数。也可以说，那个时期的美国社会是最成熟的。而最后是艾森豪威尔时代。从那以后取消了移民分配制，原则上从西半球和东半球各向美国移民17.5万人。但此外又有非法移民到美国来。中南美洲来的非熟练工人比较多，而受战争的影响，象韩国移民和越南难民那样的从亚洲来的新移民也进来了。

今天，被称为西班牙系的中南美洲移民为数很多，但总起来说，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来自东亚的人们不同。美国社会接纳了新移民，让他们从事脏、累或带有危险的工作，并且是靠通过那些人的拼命劳动而产生活力的历史支撑着的。

然而，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运，由于社会福利制度完备，历来干那些又脏又累又紧张的劳动的人都没有挨饿。即使不劳动也能领到免费食品券。据说，也有人又卖掉那种食品券而买毒品的。移民已经变得不一定是美国社会活力的源泉了。

这样一来，就没人从事那些为支撑和充实社会基础而必须进行的工作了，例如道路施工等。所以，美国的公共投资部门已陷入极其悲惨的窘境。

美国打算怎样面对这样的现实呢？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从海湾战争胜利美酒的醉意中醒来而认识这种苦难重重的现实呢？不认识这种现实，不就会陷进正在自己的脚下打开的地狱油锅吗？我对此深感忧虑。

美国的农业已开始崩溃

我曾经以为荒废的可能只是制造业吧。可是最近才知道，实际上农业也已开始崩溃，这是可怕的现实。

盛田先生在《敢说“不”的日本》一书中曾指出，美国的经营姿态是向前看10分，而日本的经营姿态是向前看10年。正如兼并与收买所象征的那样，美国已经变成追求眼前利益的社会。据说，曾把制造业搞垮了的那种经营姿态，如今也开始笼罩着农业。

石川好先生是曾作过农业移民的一位评论家，他的哥哥获得了美国的公民权，目前在南加利福尼亚经营农业。石川的兄长是一位热心研究农业的人，他的田地当然经营得很好。但据石川说，佛罗里达种植的朱栾（葡萄柚）在日本售价很高，但象那样光滑漂亮的果实只能有10—15%，其余都是表面粗糙坑坑洼洼的东西。那就是因为农场的主人经常调换的缘故。

例如，某一年草莓赚钱，就突然向草莓投资，而转过年又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下一次不是草莓而是柑桔赚钱了，于是又向柑桔投资，转过年又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不，草莓和柑桔都不行了，这回又说牛肉也许日本要买，所以又奔向牧场。总之，资金就是那样流动的，结果，农田却荒芜了。

农业这个行业，种什么作物，什么时候种，施多少肥料，如何培育，是要有一整套计划的，否则，种不好，收获也靠不住。然而，经常更换主人，技术诀窍也就随之而断掉了。

到上一年为止施过什么肥料呢？对这样一些资料毫无所知。如果知道这样一些资料，就可以根据到上一年为止的土地酸碱度来决定当年应该施什么肥料。可是，资料断了，土地的状况不知道，只是说“喂，干吧”，就去种植，结果，种出来的东西虽然是朱栾，可果实全都坑坑洼洼，很粗糙。这样的

东西，消费者谁也不喜欢买。

游牧民和定居农民是容易区别的。按照自古以来的文化应有状态来看，不定居，就不能经营农业。但必须是定居的农业，在美国却成了游牧农业。这难道不是可怕的事情吗？

本来美国一贯保持着农业国的一面，有的地方也可以说农业是美国文化的基础。

除了美国以外，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产业革命以后都是以否定农业国经历的形式而实现了产业化的。这样做得最彻底的是英国。英国原来在一定程度上农产品靠自给，不足的东西从爱尔兰进口，但从1860年代以后，完全放弃了粮食自给。从哪里进口粮食呢？是把美国中西部大农场产的小麦、土豆等农产品通过铁路运到港口，再装上蒸气船，经8天航行运到利物浦来。这是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现象，也是英国农业的一大转折。

大概可以说，法国仍然保持着农业国的素质。法国的农业是附加价值高的农业，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香水。如果说种茉莉只是为了欣赏，那就不对了。那是为了从茉莉花提取香精而制作高价香水。那种附加价值高的农业依然保留着。法国在大力发展象导弹和新干线那样的高技术，但仍然想充分运用农业这个有利条件来改革产业结构。

美国这个国家没有封建社会的经历，建国以来

直到今天，一直是现代国家。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迄今为止一次也未曾否定过农业国的经历。而且，美国的农业，从其取代英国农业的事实也可以看出，迄今为止是大获其利的。美国的农业又是大规模经营，用飞机播种，用机械收获，农产品物美价廉。因此，农产品仍然是美国有强大竞争力的出口商品。

美国引以为自豪的是，自从爱迪生发明创造以来，最近又在航天飞机、高技术武器等世界最尖端技术领域居领先地位，但同时又坚持农业国的素质。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它的农业开始崩溃，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今天的美国连机床都不能制造了，而且高技术产品在日本凌厉的攻势面前节节撤退。美国曾红极一时的汽车制造业也被日本超过。日本的消费者也买欧洲车，但对美国车几乎不感兴趣。并不是因为日本的非关税壁垒高而美国车卖不出去，而是因为消费者不感兴趣才卖不出去的。因此，美国的工业产品，除了飞机和办公机器以外，没有多少有销路的，高技术武器除外。

这样一来，美国对农产品的出口，无论如何不能不神经过敏。还要考虑到，这里存在一个大米问题。

不过，我想美国也不会因此而大吵大闹，要求日本开放大米自由贸易。美籍日本人在努力生产大米，但即使大米贸易自由化了，我想日本人还是喜欢吃可口的日本米。牛肉也是如此，日本的消费者是有钱人，所以，还是要买日本的松阪牛肉和近江牛肉。饭店也好，餐馆也好，多半在菜单上都特地写着“和牛（日本种的牛）排”。这就象写着和牛肉好吃一样，饕餮的绅士淑女们将吃和牛肉。即使进口美国牛肉，也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

农业是美国的文化，是美国经济的基础，这个部门一开始崩溃，可出售的东西最后或许只有武器了。海湾战争的教训是出售武器导致争端，所以，要设法尽可能不出售武器，这是前提。如果以为真地接受这个前提而建议世界裁军是对美国的贡献，那么，我认为海部首相也就太天真了。因为武器正是美国出口的货真价实的拳头商品。

与其那样，还不如奉劝美国现在立即着手扶植农业，至少要恢复到30年以前的水平。美国的工业产品所以失去了国际竞争力，是因为残品、劣质品增多了，而现在这种现象在农产品上也不断发生。最好还是告诉美国，那样的农产品不管多么自由化，在日本也是卖不出去的。日本的消费者在说“不”以前，进行劝告，要求改进，这是真正的好。

日本要说“已经没有钱”

据传闻，美国说在海湾战争中失败的是伊拉克、苏联和日本，日本是明显的失败者。胜了或是败了，暂且不提。日元贬值了，美元升值了，难道这不就是胜败的佐证吗？这样说如何呢？我在前面叙述的事实如果是美国经济现在的实际情况，那么，作为那种现实的反映，美元本来不会升值。那为什么升值了呢？这与其说是因为美元短缺，莫如说是因为全世界的资金短缺。

国际经济的基础货币依然是美元。虽然金本位制已经废除而实行信用通货制，但毕竟有过去70多年的原委，从国际结算手段来说，有日元结算，也有马克结算，可最常使用的还是美元。

正因为结算手段是美元，所以，美国人从感觉上不甚体会美元是国际通货。因为美元在全世界通用，所以，他们没有汇兑观念。在海湾战争中，美国从日本筹款90亿美元，以日元结算，因美元汇率高而减去4亿美元，于是美国国会便吵嚷着问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由于他们以为世界是靠美元而动的，至少美国的议员们是那样想的。那就是因为缺少汇兑的知识。不过，从实际问题来看，去年以来欧洲美元开始迅速减少。

所谓欧洲美元是欧洲金融市场上各国所拥有的美元，日本的金融机关也拥有一些不太需要的欧洲美元。这种欧洲美元减少了。

那是怎么回事呢？由于不动产萧条继续发展，美国的金融机关便不断降低不动产的担保价值。再加上又发生了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的限制问题。这是一项国际性的限制，即到1993年3月为止要把自由资本率提高到8%，以确保银行的信用度。这也许是美国使出的一着扫堂腿（柔道术语——编者注）想把日本的银行绊倒，然而在那以前美国的银行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尽管如此，如果个人肯存款，银行还是有生意可做的，但银行腰腿软，不动产担保取得过多，因此要不断降低担保价值以求稳住阵脚。储蓄和贷款协会(S&L)已经有大约500家进行整顿，商业银行每年也有约200家破产。这样一来，把钱拿到银行去就不知会怎样了，所以，人们就不去存款了。而美国却对日本人说，你们不要那样光存款，要增加消费。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美国设有存款保险基金，规定即使银行倒闭了，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也能还给。可是，管理存款保险基金的是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这是政府机关，而这笔资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银行以及储蓄和贷款协会的成员倒闭太多了。美国财政平常就有赤字，如果还要往那里出钱，财政支

付就更多了。说是存款保险基金保证偿还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但那种保证也实在靠不住。这样，向哪儿去存钱呢？多少有点儿钱的美国人没有办法就买国债。因为财政部发的债券是国家的，大概还是可靠的吧，所以就撤回银行存款而购买国债。

日本的损失保险和生命保险等公司也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债券而拼命为美国填补赤字。可是，如今利率差的妙处已经没有了，所以，日本的机关投资户也不想买了。于是只有美国人购买财政部债券。另一方面，美国的银行由于资金短缺而撤回欧洲美元。而日本也没有钱了。日本的证券市场上股票价格暴跌，损失约200万亿日元，相当于韩国1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既然日本也没有钱了，日本的金融机关就不得不撤回欧洲美元，已经没有购买财政部债券的余力。

总之，世界现正处于银根收紧的状态。银根紧，而国际通货又以美元为代表，所以，美元就短缺。美元少，大家就都想要美元，美元便上涨。只是因为纸币的供求关系，美元才升值的，这丝毫也没有反映出美国经济的实际状况。

据大藏省5月2日发表的统计数字，日本经常项目收支的盈余，到1990年度末为338亿美元，比上年度大幅度减少36.7%。日本经常项目收支的盈余曾几何时已达到近900亿美元。盈余减少是桩好事。

盈余338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按前川报告（指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1987年4月7日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的报告——编者注）的路线采取减少盈余措施的结果。

尤其旅游收支对减少盈余起了明显的作用，日本1990年度旅游收支赤字约为200亿美元。新婚旅行、毕业旅行及其他出国旅行，大批人到海外去，曾以为这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但殊不知从现在开始已经不能说只要减少盈余就万事大吉了。

海湾战争以前，都说截至1991年度末日本的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将减少到300亿美元，但究竟会怎么样呢？由于日元贬值，原油降价，出口有很大增长，但为海湾战争出了那么多钱，如能实现政府原先的预算就算不错了。总之，如果认为日本有余钱，那就大错特错了，储蓄率已降到和法国、西德一样了，靠工资生活的人收入也难以增长，所以，感到富裕的人越来越少。这恐怕是实际情况吧。

那么再看看欧洲最有钱的德国如何呢？德国面临东德的问题，情况十分严重。德国联邦银行的总裁在叫苦，象救世主一样被称颂的科尔总理已成为众矢之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德国的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将降到90亿美元左右。从德国现在的内部情况看，如果什么时候沦为赤字也不足为奇了。

还有东欧和苏联的经济破产。真是世界性的资金短缺。

因此，美国试图诱导低利率以缓和银根紧缩的局势，但如果美国以为只有它才能印美元，就开动印刷机不断印刷美钞，这又必将引起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日本建议创立200亿美元到250亿美元的SD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作为权宜之计。但这会削弱美元的作用，所以，美国很难表示同意。

在这种全球性银根收紧的情况下，美国始终沉浸于胜利的自我幻想之中，实在可叹。所以，在我说“不”以前，我很想说，美国啊，觉醒吧！我衷心希望美国发扬克勤克俭的清教徒精神，无论如何要再一次用自己的双手恢复繁荣。

石原：

日本技术执世界牛耳

是日本电子技术赢得海湾战争的胜利

诚如江藤所言，日本对美国重建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美国自身也有切肤之感。而且，美国似应从支撑经济的文明基础——有关科技的灵活运用，加以谦虚地反省。

多数日本人认为，美国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远远地领先于日本，美国人亦对此深信不疑。过去确实如此。但是，今天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常常提到彼得·道勒格所说的话：任何技术归根结底都落脚于它的应用之上。应用方面，如果无以将技术很好地转化为产品，那么再好的技术亦不过是一介顽石罢了。

在海湾问题上，美国一个劲儿地谴责日本行动迟缓，贡献不足。但是，海湾战争中关键时刻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日本的电子技术，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美国所以能够打了一场它所谓的“干净利落的战争”，正是由于日本电子技术先进

的缘故。也可以说，是日本的技术，使美国轻松地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地面战出乎意料地一举而告终，得之于电子武器定点轰炸的成功，美国的彻底战略设计，推翻了以往战争的模式。

令人惊愕的是，轰炸有别于过去的地毯式，采取了定点形式。

如电视中看到的轰炸伊拉克总参谋部那个场面，空袭不是过去的那种狂轰滥炸，炸弹是由总参谋部烟囱进入建筑物爆炸的。对飞机库的轰炸也是一样，过去是炸建筑物的某一部分，现在炸弹则是从薄薄的窗户潜入，在建筑物内开花。就是说，载有电脑的炸弹是按照程序，或按照雷达的操纵行动的。使这种攻击准确而具有威力的，是日本的技术。

倘若没有日本的精密而高超的半导体元件，美国的那些武器装置，就无法按指令程序动起来。美国用于海湾战争中的主要武器，几乎都装有电脑。这些电脑的核心部分——高性能半导体，几乎全部是日本货。这次美国战略作战中，不可或缺的现代武器上，共用了93种国外生产的半导体元件，这93种国外产品，除一种属英国所造，余者全是日本货。不只是导弹和灵巧炸弹，M1坦克以及F16、F17战斗机等主要作战兵器上，也都广泛地应用了

日本的半导体。

配备在以色列的、用于迎击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爱国者”导弹，也装有日本的半导体。由于“爱国者”导弹成功地拦截了“飞毛腿”导弹，因此颇受青睐。倘若伊拉克的导弹相继命中目标的话，可想而知，以色列肯定要对伊拉克进行报复。这样一来，侯赛因如愿以偿：叙利亚以及埃及脱离多国部队，海湾战争陷于泥潭，地面战也将夺走更多人的生命。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必将导致美国的进一步危机，经济负增长，国内一片混乱，从而还会影响世界经济，使世界秩序瓦解于一旦。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就曾说过，如果海湾战争拖延至6月以后的话，肯定会导致美国经济的负增长。由此可以说，是日本的科学技术阻止了战争的长期化。

把电脑应用到武器上的这种设想，得之于美国自身的实战总结。但是，能如此神灵般地实现这种设想，即硬件中最关键的部分，毫无疑问，是日本的电子技术。集美国战略、战术于一身的作战方案，其电脑部分如果没有日本的半导体，即使给予指令也无济于事。

由此可见，是因为拥有日本的技术，才使更多的美国人免遭牺牲。美国的无知政治家们非难海湾战争中“日本没出血”，对此，日本应该直言相告：

“是日本的半导体，换取了不流血的胜利。”一个连大部分战争经费都要仰仗他国资助、实施战争的关键技术也要靠外国的美国，何以称谓世界上的唯一梟雄?!为了美国的自身，它也该早日从这种虚无的狂妄中清醒了!

最了解日本技术在美国军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是美国国防部。《敢说“不”的日本》那本书。所以在美国引起前所未有的轰动，原因就在于美国国防部对日本了解透顶，是它点燃了轰动的导火线。

几年前，美国防科学会议主席道库特·佛勒在他的重要报告中曾这样概述：

“不论哪个时代，一个国家对其假想敌所拥有的战略优势，取决于军事技术的优劣，今天也毫无例外。而且，各种技术领域中最重要的是电子技术。进一步说，在电子技术中，最核心的是高性能的半导体设备（非256等型号，而是400万比特，或300万比特的超小型、大功率半导体），没有它们，拥有复杂程序的最新式武器就活不起来。同时，这些设备要能够批量生产才行。而能达到这种要求的企业，美国并不具有，几净是日本企业才拥有这种能力。于是，美国要保持战略上的优势，势必在诸多方面依靠日本，这作为国家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美国国内的专家们也熟知，日本的存在对美国

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他们甚至把这种关系看作是危险的。我认为，假如美国把日本视为真正友好的国家，是真摯的伙伴的话，就没有必要认为它是危险的。

我在《敢说“不”的日本》那本书中，对那些在通过了极端恶劣的对日本半导体出口进行惩罚性的决议之后，还扬言美国随时都可以抛弃日本的美国人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是那样，日本也可以选择把半导体卖给苏联嘛！”

美国人的论点是基于苏联实质上皈依了美国，已经不成其为假想敌了。实际上，这是不成立的。即便是那样，美国的军事力量也不能够削弱，这一事实，海湾战争已有生动的证明。军事大国的美国，其军事力量的关键部分，实际上是由日本的电子技术所担负。因此，日本没有必要惧怕美国的军事淫威，对诸如“贡献不足”之类的非难，也完全没有必要保持沉默。

倘若日本也象欧美一样，是一个不具备批量生产高性能半导体的杰出体制的国家，试想，海湾战争会那样很快结束吗？！正因为日本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尖端技术的工业国，是美国的忠诚伙伴，战争才得以迅速结束。美国的大多数人应该正视这个事实，而且，有必要重新认识科学技术与经济，科学技术与战争，以及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认

识日本的存在对美国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没有上述认识，要发展今后的日美关系是不可能的。对此，美国政府对不明真相的民众没有交代，日本政府也没有把事实告诉给国民。

日本科技对世界的贡献

东海大学教授唐津一先生曾指出：“拓展新事业的技术，不一定是尖端技术。”

谈及技术革新，门外汉首先想到的是尖端技术。其实，开拓新市场的源泉，不过是指把产品的附加价值进一步提高而已。也就是说，技术革新是一种令产品不断改型换代的开发力。

一般消费者会想：“为什么不断地改型换代呢？”这是因为，与其开发一种新的十全十美的产品，不如不断地精心开发即使是微小改型的、但却实用的产品。要知道，这种充满智慧的产品，会大幅度地提高产品的性能，很快地占领市场。实际上，产品的这些细微的改革，每每敏锐地反映了消费者的希求，同时，也印证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

据说，美国的一家杂志慨叹道：“美国的企业总是把象棒球赛中本垒打那样能引起震动的技术，才称为技术革新。但本垒打不成，总是空抡球棒。日本则采用一垒打和跑垒的战术，一分一分地鏖而

不舍。”

这家杂志道出了日美两个民族的素质区别，令人感到意味深长。当然，精采的本垒打令人感到痛快。但是，企业的技术开发，因为是命系企业存亡的现实残酷竞争，只摆姿势，空抡球棒是不行的。诚然，一个本垒打也创造不出来，也是不行的。问题是不能轻视平素不间断的改良，不然，就不会赢得消费者的欢迎。棒球的观众可能不会每天都光临球场，可是买东西的顾客的消费动机，却是每时每刻都想使买到的东西在生活中用得得心应手。所以，产品即使是细微的改良，也会备受顾客的青睐。就是说，“一垒打”这样的重复，经年累月也会大大提高产品的质量。

堺屋太一先生同我对谈时曾指出：

“正确地重复是一种力量。美国人的欠缺之处，就是没有这种正确的重复。”

我认为的确是如此。

美国自古就有“只有第一个发明者才最伟大”的观念，这使得它在当今这个时代一直走在技术革新的前头。这种观念也还是能发挥无穷的潜力，日本也在学习，而且日本也应致力于培养具有完全独自想象力的人。为此，日本有必要改革教育制度。

然而，好端端领先研究开发的东西，一到制造和流通阶段，美国就松劲了。不会正确的重复，自

然不能形成批量生产，这也是产品质量低劣的一个原因。

美国人认为重复无以创新，不喜欢重复，这使得它同日本相比较，极缺少优秀的工人。在美国，研究人员也不重视细微的技术改革，他们总是热衷于创造“本垒打”。日本不同，在看来似乎是单纯的重复中，却孕育着发明和智慧火花，如此往复，经年累月，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技术水平大大地凌驾于对手之上，大批量生产降低了成本，无可置疑地赢得了消费者。

比如说，唐津先生在华盛顿的一个朋友，家里新近购置了一台电冰箱，这台电冰箱同15年前生产的竟一模一样，这在日本是不可思议的。

近10年来，日本的电冰箱即使在外行的眼里，每年也都有细微的改进。这种改进的结果，使冰箱的耗电量比原来下降1/3。由是，不论怎样取消贸易壁垒，美国的电冰箱也占领不了日本的市场。

唐津先生还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他说，麻省理工学院的头面人物在比较日美产品时，发现美国的空调机比日本的空调机，故障高一百多倍。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数字绝非是打字机打印错了的。

当然，美国也有一些企业和公司，积极地引进了日本企业的经营战略，并且取得相当可观的成

就。

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曾提出这样的口号：“以功夫填补物资的不足。”这说明，在今天这个物资颇为丰富的时代，日本人仍然孜孜不倦地在细微末节方面下功夫，这也是日本所以成为经济大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几年前，日本的工业品一举占领了美国的市场。日本也曾担心亚洲“四小龙”的产品会席卷日本市场。因为“四小”的有利之处在于：其一，它们的成长也借助于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援助和支持（日本是借助于美国的）；其二，从劳动工资的差距来看，它们明显优于日本。但结果怎样呢？到日本的家用电器商店一看就明白，商店里几乎看不到“四小”的产品。

日本所以没有出现“四小”产品占领自己市场的现象，其根由正在于它肯于夜以继日地不惜在一些细小方面下功夫，而且，能在集腋成裘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技术，果断地进行设备投资，从而使技术水平始终保持在领先“四小”的层次上。由此可以弄清楚，日本经济的强敌——韩国，今天所以同日本拉开距离，原因就在于，尽管它在技术上是仰仗日本的，可在经营上却效法美国的一套，可谓自食其果。

日本不惜在细小方面下苦功的同时，为降低经

营成本，还在减少劳动成本和能源费用上下功夫。比如，欧美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板生产厂家，多采取这样的办法：雇用外国工人，或到东南亚生产。日本则不同，它采用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和数控机床的合理化应用，其结果至少使生产效率提高5—10倍，有些场合甚至提高百倍左右。过去，一个拥有多达三位数人员的工厂，现在则无需工人上夜班，只靠机器人自己操作就可以了。采用机器人，不仅可以改善工作条件，而且可以避免新技术应用时出现的不安全因素。因此，日本处于有利的地位。制造高性能的半导体，首先需要加工镓和铊。镓和铊都是极为有害的材料，人工加工，一有疏忽，便会酿成大祸。机器人的手，无感染一说，并且可以提高效率。今天，日本机器人的数量，已占据全世界机器人总数的80%。

日本就是这样最大限度地使生产流程合理化，提高技术水平的。由此，日本不仅阻止了作为向对方提供援助与合作而令人担心的给日本产业带来威胁的“飞去来器”现象，而且正在使“四小”的企业作为零部件厂家朝着日本企业系列化的方向发展。顺便重复一句，在这种时候难道日本还有必要以武力出兵东南亚吗？！

尽管说日本的技术是建筑在锲而不舍的苦心改良上，犹如棒球中平凡的一垒打一样。但是，它所

达到的境界却绝非一次技惊四座的本垒打所能达到的。诚如先前所述，在其他尖端技术领域，日本也毫不含糊地在赶超曾是技术大国的美国。

比如说，日本应用了美国陆军为美航空航天局登月计划而开发的、精确地测量到达月面某点距离的激光测量技术，首创了开掘隧道的精密机械。而今，这种精密机械加上日本的资金，正在为挖掘多佛尔海峡的隧道而大显神通。此外，日本还把这项激光技术，应用到测定高层建筑的精密度上。据说，建造50层以上的摩天大楼，日本人的误差仅2.3厘米，而美国有时竟达2—3米。

美国在化学和医疗药品领域，大大地领先于日本，但在化学纤维方面却让位于日本。在医疗药品方面，如果厚生省能够一破常规，日本无疑也会有一个大的飞跃。

此外，在举世瞩目的太阳能电池的研究上，日本、美国比肩居首。这是一种新能源。当然，目前太阳能电池的成本，还远高于普通电池的7—8倍，但不久的将来，会下降到目前的一半。向没有发电厂和输电线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基础设施方面，日本的技术也会大显神通，这是其他诸国所不掌握的日本独有的专利。在谈论日本今后在世界上有何建树时，请别忘记日本这种独有的、水平最高的技术所起的作用。

日本的传统生命观创造着新世界

有人说，日本人的思维方法是模棱两可的，难以搞清楚，属于模糊思维人种。这种说法尽管有些揶揄，但一针见血。日本的技术，确实可以说是基于模糊数学的原理。根据这种原理，日本创造了他国无以超越的工业产品，并且把它商品化了。

目前，模糊程序控制的除尘器、冰箱以及空调机等，只有日本能够制造。这种以模糊数学原理制造的商品，在日本到处可见，琳琅满目。再过一年，它又将由模糊程序发展为神经元程序，从而把商品带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日本这种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就是日本经济动力的源泉。

电子技术领域以外，令世界的行家们咋舌的是日本的生物工程。生物工程不仅解决了能源和粮食的供给问题，而且将给我们带来足以动摇本世纪到下世纪文明根基的划时代的冲击。

现代文明令物质文明大结硕果，给人类带来了物资的繁荣与丰富，但它迟早会凋零，生物工程则向人们预示了一个新的无限美好的世界。

日本生物工程的泰斗——渡边格教授把这一伟大的转变，称之为“由物质文明飞向生命文明的变革”。

可以说，史无前例的物资繁荣，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精神文明的巨大裂隙，弥补这一裂隙的将是生物工程。

渡边先生预言：生物工程的问世，不只是一门科学的新领域的问题，而将向人类本身这一命题提出挑战，从根本上改变科技的结构及其本质。

西欧自然科学中对自然的认识，可以理解是笛卡尔的物心二元论，即精神与物质互为各自独立存在的学说。笛卡尔的这种置换，从逆途径来说，将由生物工程来完成。

同传统的“物质与精神”相对应，生物工程把“物”这个概念彻底贯穿了。比如说，精神的主体，即人的生命，其最根本构成要素——核糖核酸，在生物工程论中，不过是一个分子、物质而已。再比如说，大脑生理学的新见解——由于发现了语言分子，从而揭示了人的精神情操，盖源于脑分泌的各种荷尔蒙平衡的奥秘。专家们认为，这种理论，对艺术家也好，哲学家也好，都一概适用。

总之，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不论在人的眼里看来，它是多么千差万别，各领风骚，但实际上，细菌也好，苔藓也好，花也好，人也好，蚯蚓也好，都不过同是核糖核酸生物而已，甚至连其遗传密码也同为一种方式。

利用这个原理，治疗糖尿病、肝脏病和精神病

以及抵御病毒的胰岛素和干扰素，都可以人工合成，批量生产。生物工程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将大大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克服更多的疑难病症，甚至控制老化现象。当然，治愈老年痴呆症亦不在话下。

生物工程的作用，还将给农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等领域带来巨大的变革。实践已经证明，仅仅把生物的生存环境做一个重大改变，进行水中栽培，就可以神奇般地出现一株西红柿秧结一万个西红柿这样的奇迹。倘若再进行生物工程的操作，那么，就会把从前连科学也不敢想象的、漫画和梦中的东西变为现实。

渡边先生这样说：

“由于动植物同具有核糖核酸，因此，诸如一个新的物种，或者动植物杂交之子，以及用动物的荷尔蒙培育植物、让动物的身体也开花等等，都会变为现实。而且，还可以使灭绝的物种再现，使濒临灭亡的物种得以挽救。”

他又说：“目前，尚没有动物可以在高温下，例如摄氏一百度的高温下生存的先例。然而，应用生物工程和其他新技术，专家们将有可能创造出一种象金属一样，能够在高温下生息繁衍的生物。”

我曾灵机一动，关于可否用火箭把苔藓或藻类送上某个行星，然后进行绿化，从而创造与地球一

群动植物都可以生存的环境这样一个问题，请教渡边教授，他回答说：

“当然可以啰！完全可以考虑把我们这个生物世界扩展到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上去。”

渡边还说，日本的生物工程处于类似电子工程的状态，即优势不在于基础研究，而在于来自基础研究的二次技术。美国人欲培育出不长羽毛的食用肉鸡，这种培植新生体物质的高精技术，日本已经完全具备。

生物工程所证实的、生与生存同为一种物质的这种事实，已为日本人所接受。令他们激动的是，科学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尽管这都是人类创造的奇迹，但对西欧文明来说，一段时间里，可能增加它们思想上和哲学上的困惑，引起混乱。

总之，攸关生命的问题，世界各民族的认识差距很大。英语中的LIFE，只具有人类生命的含义，绝不包含其他动物。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哲学，然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却有着生与生存同是生命的存在这样一种等值的价值观。

这虽不能说日本在生物工程时代走在哲学领域的前列，但是，今后西欧文明与东方文明相融合，肯定会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和思想，换句话说，需要确立世界行动纲领的日子即将到来。无疑，具有先进技术之国的日本，其传统的思想情操，恰好给这

个新的文明时代提供了诸多启迪。

1912年，舒贝尔特在他的《西欧的没落》一书中，预言今日欧洲近代主义将没落，但他认为，取代欧洲兴起的决不是穆斯林世界或东方世界。

舒贝尔特书中之言，也可以说是否定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说，他认为不是某个人种、民族的文化 and 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 and 文明，而是各民族都以本民族的文化 and 各自的特点向前发展，继而则与其他民族的文化 and 文明相摩擦、碰撞，最终虽说也有被淘汰的，但从辩证的角度看，更多的是发展和提高了。

这意味着，未来世界混乱的结果，所娩出和造就的世界新文明，将是西方最后一个代表美国，同现代主义中东方唯一的代表日本之间的各种关系（包含经济纠纷）融合、碰撞、孕育而成的胎儿。日美两国这种意义深远的关系，美国人是该自明的。

江藤：

对美国的误解是 日本人的不幸

美国是民主主义国家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拉响空袭警报的那些岁月里，我正在疏散地——镰仓稻村崎江之电的镰仓第一国民学校上小学。每当警报响起，我们就立即中止上课。我当时是六年级学生，有护送低年级同学回家的义务。空袭时，电车停了，我们就徒步一里多地回家。记得有一次，路过极乐寺之际，美国飞机突然出现在我们头顶上，我猛然地向大家大吼一声：“快卧到右边去！”说完就一下子扑在一个一年级同学的身上，接着，听到机枪向左边嗒嗒地一阵扫射。现在想来，如果卧伏在左边，肯定小命没了，真是九死一生。

当时，我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留下的不是恐惧感，倒是一瞬间瞥见的美国驾驶员年轻的面孔。这就是战时留给我的深刻而鲜明的记忆。

战争结束后，我被收容在一所贵族庭院里，看到美国兵也住进了这所院落，才意识到“日本战败

了。”1948年7月，我转学到东京都立一中。阔别重逢的东京，第一眼令我颇受震撼的是：东京完全被摧毁了！脑海中留下的是，没有吃的东京，一片瓦砾的东京。

位于永田町的第一中学，炸弹由体育馆的屋顶上直贯下来，把体育馆的地面炸了个大坑，坑里积满了水，体育馆已无法使用了。校礼堂的侧面，燃烧弹烧过的地方，疙疙瘩瘩，斑斑驳驳，惨景历历在目。学校附近的建筑物，只剩下了国会议事堂和总理官邸。令人感到孤零零的议事堂象座巨大的坟墓，官邸象个监狱。举步登上校舍的三楼，放眼学校的后侧，可望见叫杰斐逊的美国军官宿舍。宿舍的院子里有块草坪，洗的衣物，不是晾在竹杆上，而是晾在拉绳上。院子里，日本人保姆正哄着孩子玩耍。只有这里不停电，一派美国风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杰斐逊军官宿舍隔一条小路的对面，住着日美开战时日本驻美大使来栖三郎。记得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吵吵嚷嚷地来到这所楼房前，原以为这里住的也是美国人，出来的却是来栖夫人。她背对杰斐逊军官宿舍，俨然一副古代贵妇人的威风，用日语呵叱道：“成何体统？！过去一中的学生没有一个如此放肆。”那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还有一件事，也是一中时代，令我永志难忘，

这就是东京国际法庭。

我刚到一中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上社会课。课表上虽有安排，可不见授课教师的踪影，原因是讲授日本史的风间老师，担任了东京国际法庭广田弘毅辩护团的辩护成员。

研究近代史的学者风间，在广田弘毅被起诉为一级战犯时，他觉得广田并不是那么坏，于是到处收集材料为之辩护，这当然就无暇授课了。他隔几周也偶尔来讲一次课，开头总是默默地由东京法庭的事说起，但因为言论箝制令的缘故，他不可能多讲。说到“我是广田的辩护人”之后，话锋一转，说“大宰先生去世了”，还问我们：“大宰治自杀了，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我们感到，他不能讲授日本史，是由于他身为广田弘毅辩护团的成员，难得有一定的自由。

当东京国际法庭宣判七个人为一级战犯，处之以绞刑时，我们不禁感到，量刑有些残酷。军人判极刑，多是枪毙，绞刑原本是用来处理一般刑事犯的，但现在却用以处置国家的领导人，这就是令人感到过于残酷之处。判决的那一天，我和一些人一样，是站在车站的广播室前，垂首听“处以绞刑”的广播的。

不论是湘南一中时节，还是都立一中之际，当时的时髦话都是“和平与民主主义”。不只是学校

里，战争结束后的日本，到处都流行这句话。不管什么事，都要磋商，磋商以多数而决；办任何事均须征得大家的认同，绝对不得动之以武力解决，警察则是什麼也不管才好。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和平与民主主义，我们就是这样被灌输的。实际上，这种“封闭的语言空间”内所传输的战后民主主义，具有日本独特的思维方式。到美国一看就知道，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主义”，与战后的日本民主主义，有着多么尖苛的本质不同。

1962年到1964年两年间，我是在美国东部的普林斯顿度过的。当时，洛克菲勒财团每年遴选一名日本作家或评论家到美国考察，这项计划的最后一个名额则给了我。所谓两年，其实头一年是作为洛克菲勒财团的研究员工作的，第二年是受雇于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说不上有幸还是不幸，赴美的前一年，我偶有机会，对欧洲做了为时六周的短暂访问，也许正是有了访问欧洲的亲身体验，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美国绝对化。

当时，美国正值约翰·F·肯尼迪执政的盛世。虽说现在看来，当时美元已显露出疲软的势头，然而，综合国力在世界上仍占绝对压倒的优势。家家都拥有一个窗明几亮、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厨房，大冷柜；有的家还有两台轿车；冰淇淋管

够，牛排大而便宜。家境殷富者则住进了带游泳池的庭院。看到这一切，不禁令人感慨：日本何时方能达到这个地步啊？！

当时美国给人的印象是，国家崭新而古老，人民勤劳而务实。我逗留过的普林斯顿是个学院城，闲暇时节，妇女们义务为社会服务，这种情景令人羡慕而向往。今天，人们已经明白了，从前也好，60年代也好，现在也好，美国并非是理想中的伊甸园，那一段高扬期之后，它迅速地衰微破败了。

到美国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这就是为使黑人学生杰姆兹·麦勒迪斯能够进入密西西比大学读书，总统肯尼迪从强制公民权法的立场出发，动用军队占领密西西比大学事件。密西西比是美国南部各州中种族歧视最厉害的地方。艾森豪威尔时代，州政府曾置联邦政府法令于不顾，擅自制订了禁止黑人入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规定。肯尼迪首先以总统的命令，把密西西比州的军队划归联邦部队，从而使这些过去把枪口对向黑人的军队，转而站到反对保守派的立场上去。接着，肯尼迪把精锐的空降部队由华盛顿运到密西西比，占领大学校园，强制推行联邦政府关于取消种族歧视的法令。

我当时曾想，“这不正是‘强权就是公理’的最好佐证吗？”“不正是美国民主主义的精髓吗？”这是我初到美国的一次宝贵的亲身经历。令我深深地感

到，美国的民主主义，与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有着多么本质的不同！至少可以说，不存在以协商谋求圆满解决这种虚伪。

美国就是“世界”吗？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只要它没有树立统一理想与信念，而这种理想与信念又不是以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的话，那么，国家就无以统一。所以，美国采取的是强国的政策，不断地发展再发展，成功再成功，以此产生凝聚力。而且它认为，世界也应该象美国这样。但是，战后大多数日本人是在把美国看成是“封闭的语言空间”的过程中，接受“战后民主主义”思想衣钵的。可以说，这的确是日本的不幸。我认为，现在已经是重新看待美国的时候了。今后，由于美国国力的衰弱，日美关系将变得更加难以理顺和龃龉了。届时，在误解美国的基础上，难免走错步。我认为，必须消除对美国的错误理解，还其本来面目，正确地把握它。

我曾说过，今天美国人认为“世界都应该象美国那样”。美国人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美国人实际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国民，但美国人本身并没有认识到这种特殊性。这大概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只了

解近代，只有空间感，而缺乏时间感的缘故。也就是说，美国人确信，只要把美国的空间扩展到世界，那么，世界就会好起来。然而，包括日本在内，在旧世界看来，美国的空间是极为特殊的空间，其他国家每每牵涉到一个古老的历史进程，而这些各具特色的扎根于历史的价值观，并非都与美国的价值观相一致。美国也许确信，“民主主义”这个普遍的原理，缘起于美国的价值观。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对“美国式人生观”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盲从罢了，即“民主主义”是对美国的空间的迷信。这就是美国人的国粹。

与“民主主义”原理同为存在的，如肯尼迪命令军队占领密西西比大学所揭示的那样，是美国还有暴力的一面。“自由”也是如此，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的第一条——《权利的章典》中，说言论、信仰和表现的自由将得到保护，但修正第二条则说，拥有武器、携带武器以及武装权利的自由将得到保护。

这就是说，因为言论自由，你尽可说“美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反对海湾战争”之类话。但由于同时又对拥有武器和携带武器者予以保护，因此，在你说“美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的一瞬间，拥有武器的人就可以向你开枪，因为他们也有开枪射击的自由。而且，在法庭上，陪审员很可能认定凶

手是“爱国者无罪”，法庭于是判决释放。可以说，美国的法制社会、美国的自由和手枪是表里一体的。对这种社会结构，日本人应该铭记在心。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所谓“自由”也好，“民主主义”也罢，具有日本人想象不到的残酷性。这与社会课上讲授的日本的“战后民主主义”大相径庭，日本必须冷静地、敏感地与这样的国家打交道。

石原：

日本重新认识 美国之际

美国的天动学说注定失败

诚如江藤所言，我们已经听腻了美国人“只有美国如何如何”，“美国才是……”之类的王婆卖瓜式的喧嚣，看到于谬误充耳不闻的美国蠢笨作法。美国这种妄自尊大，自以为天的天动学说，引起全世界的反感，继续形成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反美情绪这样一种难以忽视的潜流，这对美国来说，有百害无一利。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人处于陶醉之中，这是人之常情，不能否认。然而，是不是可以说，已经到了美国人自己该清醒一下的时候了？！即冷静地反省自己，重新认识，为了未来该学习些什么，干些什么。因为，以他人的钱和技术来装点自己门面的国家，能算得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吗？！

胜利了，令人有一种自豪的优越感，这是很自然的。但长期沉醉于这种盲目的乐观之中则是愚蠢的。而且，这种不产生任何效率的固定观念一经蔚

然成风，就会貽误社稷大事。看一下明治维新后战绩辉煌的日本的最终结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方面的经济衰退，就会明白，历史并不一定就是胜者的守护神。

胜利常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以为败者完全屈服了，实际并非如此。身处败者地位的日本人，填补虚脱的空白，顽强地东山再起了。

江藤谈到他对美国的亲身体会，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对美国的认识，也始于那场战争，即九死一生地逃避美军的轰炸。很抱歉，这里谈到的体验，绝非是把它当做积怨来述说的，只是想表明，我是在真正的战斗中，接触到异国文化的。

战争结束那年——1945年，我是湘南中学一年级学生。战况日益不利，我们住的小镇周围，也遭到美国航空母舰上飞机的频繁轰击。记得是同年级学生被机枪扫中脚杆，不得不截肢那件事发生后不久，在回家的路上，我本人也成了飞机扫射的目标。

那一天，我们正在上课，突然警报拉响了，学校马上让学生们回家，于是我和同学们抄麦田的近道赶奔车站。就在这时，身后响起爆炸声，我回头一望，敌机超低空向我们这里俯冲下来。一瞬间，大家都本能地趴到麦田里了。说时慢，那时快，敌机一阵扫射，打得我们前方的红薯地，冒起一阵尘

烟。我下意识地偷眼看了一下令人毛骨悚然而又擦着我们头皮掠过的敌机，那急骤上爬的机体，在阳光的辉映下，五光十色，灿烂辉煌，宛如美国的漫画一样。那种强烈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色彩鲜明的印象，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不同，它与我们头脑中固有的美国鬼子、英国佬的狰狞形象，形成强大的反差，完全是一种崭新的感觉。

敌机似乎不甘心到手的猎物逃掉，又急匆匆地掉转过头来。怕它再度袭击，我们撒丫子朝前方300米远的松林跑去。

就在距松林还有50米左右的地方，轰炸又开始了。因为大家正在红薯地里跑，毫无藏身之处，只好就地趴在浅浅的地坎沟里，拼命缩紧身子。意外的是，爆炸声过后，敌机并没有扫射。大家庆幸得救了，抬头一看，与刚才不同，天空中飞翔的是黄色的机体和机翼上涂着太阳旗的我们自己的飞机。

刹那间，一股炽热的对母亲的爱欲和崇拜、渴望之情，流遍了我们全身。同刚才见到敌机形成鲜明的对照，那种宛如孩子得救于母亲卵翼之下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这一瞬间，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完完全全属于日本这个国家，生命同这个国家息息相联，它完全超越了战争性质这个范畴。

前面说过，战争是国家之间的自我冲突，因此，谈不上谁是“正义”。具体说，战争就是不同文

化内部失调，引起摩擦，是一种反背原理，即只要承认民族自立的事实，那就无法将摩擦和战争从这个地球上清除掉。

当然，摩擦并不就是战争，日本人对于这种人类历史原理的认识，还是很缺乏的。

人类的英明之处，就是寻求和平。但是，现实情况是，道路并非总按照人们的意愿延伸下去的。所以说，只说反对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假如大多数日本人生活在属于过去的越南，或是今天的阿富汗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或者说生活在属于几年前马科斯领导下的菲律宾，那么，他们也只能屈从和服务于强权统治，也只能是私下说说反对战争之类话而已，不可能想象他们会自发地起来为和平而战。

日本战败后，占领和统治日本的美军，曾想从根本上清除掉日本人的自主精神。从后果看，也许可以说收获不小，因为今日之日本，就是从战败那时起，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的。

宣布终战后不到两三天，我们住处逗子的海面上，突然出现美国的大舰队。我们小孩子从平日海水浴的海滩礁石后面，向从舰队上下来进行侦察的划艇掷石子，但人小力单掷不到，待划艇逼近时，我们吓得一溜烟地跑了。

美军登陆后不久，我们发现军队中有黑人士

兵，不觉大为震惊。我们原本是同白人打仗的，可美国竟然把自己的奴隶——黑人，都拉到了战场上，人种的偏见，令我们再次感到无比的可怕。

后来，湘南一带发生了种种变化。战争时期，湘南地方有个叫水交社的海军军官俱乐部。那时，为丈夫出征来送行的青年妇女，常常在俱乐部住上两三个晚上，所以常见年轻伴侣款款而行的情景。孩子们怀着敬仰的心情，把这里看作是庇护所，憧憬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这里生活的主人。

而今，水交社的屋舍摇身一变，成了专供黑人士兵发泄性欲的伴伴娘（吉普女郎）的宿舍。上学的路上，大白天就可以看到腰间缠块布、双胸裸露的女人，同黑人士兵调情作戏。这种变化，在孩子们的幼小心灵里播下了阴暗的种子。

还有一件事，也令人难忘。湘南地方是个蜻蜓翻飞的风景区。可战争刚结束那一阵子，脱下上衣、手提鸟枪的士兵到这里闲逛时，就专打腾挪飞舞的小蜻蜓。他们并不是捉蜻蜓拿回去玩，不过是当乐子耍耍而已。看到那可怜的小生命被无情地摧残，真不是滋味。心里不禁泛起一丝感慨：日本就是这样“惨败”的啊！

一天晚上，美国兵突然闯到我们家，他们咚咚地敲打着二门，大叫：“开门！开门！”听说其他人家就是这样被叫开门，蒙受掠夺和耻辱的，心想坏

了，吓得战怵着，身子缩成一团。这时，倒是父亲沉着，他大义凛然地大声喊：“这是私宅，是私宅！”后来，美国兵总算走了。那时登陆的美国兵，在日本各地都干了些什么坏事，如江藤所说，没人调查、统计，罪恶的盖子还没有揭开。败者自然是这种结局了，各地都一样。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然而战败后，于慌乱之中，人们反倒感到总算活下来了，因此意外平静地容忍美国的统治，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表示出欢迎的态度。此后，在朝鲜战争中曾一度企图动用原子弹的麦克阿瑟，也被日本很多人封为正义的使者。这一切大概该归结为美国情报战略的成功吧！

总之，战后的日本，是在美国这个异文化国家的统治下走过来的。这一点，江藤从言论统制到宪法等都曾论述，拙著《敢说“不”的日本》那本书里也有所披露。美国是把日本看成了不同于西欧的奇怪的外星人，因此想从根本上肢解它，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文化曾一度在日本泛滥成灾的原因。但是，原来对异文化就有嗜痂成癖的日本人，不仅没有拒绝这种文化，而且还认为屈从美国，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安全的庇护，高兴地接受了美国的意图。当然，这同明治维新时，日本人的和魂洋才精神是大相径庭的。

美国对日政略的核心，是给了日本一部连世人

都莫名其妙、非带有外文注处的宪法。有趣的是，前不久，美国又无视这部法典，要日本向海外派兵。这部宪法令日本陷于狭窄的国际视觉图圈中，有损于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对此很清楚，但是目前又不能借口于美国的要求而匆匆地修改宪法。可以说，美国人强加给日本的这部宪法，使得日本徒具国家的形态，而无国家的功能，就象古代支那的宦官一样，虽有生殖器，但无睾丸，空为一介男子。

今天，美国对强加给日本的这部宪法，佯装不知，大言不惭地说“日本在海湾战争中没有流血出力”，在经济摩擦中甚至还说，“日本虽与我们同从事一样的经济活动，但它是不同性质的民族，因此要重新认识它”。这真是信口雌黄，无知而可笑。

美国才是异质而特殊的国家

“重新认识”一词的本意，是重新评价没有认识的价值。美国所说的“重新认识日本”，不是重新评价日本，而是旨在把日本定格为与其不同质类的特殊国家，从而大加指责。我认为，从第三者看来，其他国家和民族没有一个不是异质而特殊的。

日本迅速地实现了现代化，在经济上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员。这一点，不论说它好，还是说

它坏，都无以否定日本是个特殊的国家，这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有谁对日本的成功，投以疑惑、奇怪的目光，而且感到意外的话，那只能说明他对日本历史的无知。

日本具有自己固有的文化，是一个对异族文化、文明绝少排斥的民族。日本人对于其他民族的文明，始终是持一种融通利己的态度。从价值观来说，它不认为自己才是唯一绝对的，因此它对外来文化抱以欢迎的姿态，容许它渗透，并把它消化为自己的东西。把日本史同世界史作一比较，问题就清楚了。400年前的安土桃山时代，日本文化、文明的水平，远高于当时的欧洲。关于这个问题，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知识分子——基督教宣教士的日记，以及他们给自己国家的报告，都有明确的记载。比如说，当时乃至后来，日本的大阪城，其豪华和巨大的功能，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大阪城的外护城河竟达到堺市。美国有位研究日本江户史的学者，他曾说：“江户时代是当时世界上市民享受最高生活水平的时代。中世纪，世界上最幸福的市民阶级是江户人”。

这就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当然，关于这一点，而今已没有必要不厌其烦地向对方唠叨了。可是，对方一无所知，也实在令人可怜。美国人之所以至今还把日本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我认

为，就是它孤芳自赏、根本不想了解对方所致。美国应该有日本当年为实现现代化，拼命学习美国的那股劲儿，从学习日本的历史中，找到日本的特殊和不同。我说这些话，丝毫没有妄自尊大之意。

如果美国竟然说日本是修正主义者的话，请看藤村的这样一句歌词：“从那遥远的无名岛上，漂来椰果一个。”这句歌词说明，尽管日本在地理上处于文明的终点，但日本人总是把目光盯向水平线的远方，期待着一个个新的信息传来。为什么日本总是期待有新的信息传来，恐怕是因为日本列岛周围海域，总是处于相当激烈的危险的变化之中吧！看一下为获得新的文明，不惜牺牲众多生灵，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这一史实，一切就不言自明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海域象日本海这样，年平均每天有二个以上的低气压通过。

我乘游艇就有很深的体会。同是岛国，英国的海和日本的海完全不同，日本海波浪滔天，变化无常。从地理态势上讲，与日本海域颇为相似的，只有马达加斯加海域。由于处于这样一个恶劣的地理环境，可想而知，同它进行频繁的交往是多么不现实。因此，无论是什么文化、文明，一旦流入，便如获至宝，视为掌中珠，一概无遗地博采囊纳。

古代，日本多是经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吸收他国文化、文明的，近代，它又贪婪地摄取欧洲的

文明。也就是说，对日本人来讲，近代主义只不过是吸收和消化传统上业已习惯了的历史新课题罢了。

日本的缺点之一，是过份地指责自己。这也是由于这种地理因素所形成的。它总是眼睛瞄着他国，摆出一副被动适应的架式，所以，对于没有赢得的那部分，总是自责自疚。世界上都认为日本易于屈服外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抓住了日本的要害。

由此，是不是可以说，日本已经到了该向具有真正国家功能的方向转变的时代了呢？！就是说，有自己的思想，与对方直言不讳，坦诚相见，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妥协还是拒绝。我认为，达到这种程度，才能说已成熟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直追随美国，这种有史以来最软弱、最被动的生活方式，现在已经行不通了。这是历史的必然。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都在变，两国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尽管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仍然拥有突出的优势，但包括国内经济、教育以及治安等在内的综合国力，却在不断地下跌。

战后美国的当政者，曾试图把日本人当成近乎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对待。而且，在今日美国势力跌落的情况下，它仍然想这么干。用这种观点来处理

日美关系，当然行不通了。

如今，要治疗超级大国美国的疾病，也许非日本莫属了。现实是，美国有必要用自己的修正法照一下自己，确切地找到病灶所在，正视它，并加以治疗。

当然，日本也有必要经常检点自己，探索未来。这里只不过强调一下美国应尽快找到病根。

1991年2月10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名声大噪，但经营上却是蠢猪一个的阿伊艾克卡的文章。文章的要点是：

“只要日本不开放市场，美国就采取贸易保护主义”。

“在经济战争上，日本拥有进攻和防御两把利剑，而美国却没有防御这把剑。”

这真是满嘴喷粪，一派胡言。不过是想把经营失败的责任，转嫁到日本头上罢了。

我认为，我国的知识分子不会赞同这一观点。这种狗屁不值的文章，竟然登在美国一流的报纸上，不禁令人对美国的良知产生怀疑。“没有防御”的论调，恐怕连美国的有识之士也会感到吃惊，这种不讲理的攻击，难道不正是最大的防御吗？！

要在经营上发动攻势，那就生产可以与日本媲美的商品，改善经营，使经营合理化好了。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却总是扯出日本以逃避责任，这种人

还居然占据经营的头把交椅，实属美国企业的 不幸，这也是美国贸易赤字有增无减的根本所在。

本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具有经济潜力的国家。人多地广，土地便宜，资源丰富，而且，从事尖端技术的基础研究的勇士超过日本和欧洲的十数倍，可以说它最具有廉价地创造世界一流产品的各种条件了。

尽管如此，却总是造不出领先于日本的产品，难道不该归罪于经营者的无能吗？

日元升值之际，日本汽车的价格上涨到在美国市场上已丧失竞争力的程度，这无疑是美国汽车行业卷土重来的绝好机会。然而，当时阿伊艾克卡贪图眼前蝇头小利，竟也将古拉伊斯拉轿车提到与日本车一样的价钱。这种经营可以说是对美国社会的渎职，而美国人却把这种行为错误地称赞为辉煌的业绩，还想推举他当总统候选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几年前，受议会委托研究提出的恢复美国产业的《扬戈报告》，以及马萨诸塞州工学院产业效益调查委员会的《振兴产业建议》，都是在日本人读来，亦拍案叫绝的关于提高经营效益的灵丹妙药。可惜，政府和议会至今没有制订一条法律、也没有修改一条法规来贯彻这些方案，美国的经营者们对此也大都不屑一顾。

当然，诸如塞罗克斯、恰塔比拉、里沃伊斯、佛罗里达电力以及卡明格等企业，发挥潜力，一二年內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这并不反映美国企业的总趋势。出现这种情况是僵化的政治家的责任，但归根结底，是经营者的无能和懒惰。

然而，阿伊艾克卡却说：“美国的公司是一只手被绑着，只有一只手在战斗。”这真是无稽之谈。

他们好逸恶劳，是自己让一只手闲着玩耍，而且不动脑筋，总想偷懒。报道说，古拉伊斯公司1991年中，将精减人员3000人。如果真的想东山再起，最好的办法就是经营者引咎辞职。因为实践证明，在美国建厂的日本企业，他们采用日本的经营方式，同是用的美国人，便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优秀的产品，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这几年，日美两国在半导体问题上，纠纷不断。4年前，美国以日本在美国倾销半导体为口实，采取了拙劣的报复手段，即提高了半导体的价格。结果，遭受最严重打击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计算机厂家自己。这是因为，日本公司都是自己生产半导体的，提价对它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美国的这一措施，反倒使日本谋取了巨大的利益，获得利益反过来又进一步壮大了公司本身。就这样，日美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了。

美国不了解自己的崛起功能，也不想开发这种功能，只是一个劲儿歇斯底里地把责任强加给日本，重复无益的恶性循环。这使人不禁要问：美国的修正主义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美国的现状呢？说到修正主义，我认为，美国有必要首先重新认识自己的异质性。同样的条件下，自己干不出来，只能说明自己蠢笨罢了。

歇斯底里地发怒是不顶用的。美国曾把日本的文明、文化以及社会同自己做过比较，得出日本与美国异质的结论。如果由于是异质就加以非难，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美国的价值观与日本大不相同，也应该纠正呢！

在美国辩论时，常常涉及到的，美国也宜于接受的是，日美两国虽同属市场经济，但二者运作机制不同。

这种不同，归结于传统的文化差异，也归结于国民性的不同。

总之，经济和体育一样，都是以数字准确表达出来的。无论姿态多么优美，百米跑只有11秒的选手，是入选不了奥林匹克竞赛的。今天，跳高的姿势改成了头先着地的背跃式，地上铺满了泡沫橡胶块，过去的那种俯卧式跳法，已经没人采用了。连普通的跳高，改变姿势，都可以使记录平均提高15厘米，美国原本是一个天资很好的选手，所以，只要

下决心把经济运作机制加以普遍改革，就一定会有大作为。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必须学习日本，只是想强调，美国需要下背跃式跳高的决心而已。

我认为，日美之间的这种辩论，只要相互排除感情用事，对未来世界是有裨益的。我们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美国要改的地方更多。

日美两国各自认识到自己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寻求一致，是可取的，当然，前提是对等的相互了解。

江藤：

美国应该给日本 恢复名誉

美国啊，莫哭泣

世界的格局正在崩溃。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世界上将不存在超级力量。然而，若是美国仍执迷不悟，依然坚持追求单独的霸权，那么，指日可待，首先是经济上的一筹莫展，其次与日本和欧洲的摩擦，必将进一步加剧。

石原在《敢说“不”的日本》那本书中，提出了歧视的论点，引起美国的反感。但是，美国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背后，确实存在着细微的社会学上的差异结构。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尊重先入权的社会，就是说，美国是先入者可以充分利用其有利地位进行争斗的竞争社会。因此，最先来美国的正统白人（英国移民的后代。以下简称白人），具有最有利的地位。正因为是这样一个社会，所以竞争中取胜的富翁，不论在任何人面前，也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卖弄自己富有和幸福。当然，富翁们也向慈善事业数以几百万美元计地赠款，或者向学校和图

书馆捐款，将获得的利润还原于社会。但是，他们自以为有钱，肆意挥霍，千金散尽之际，亦不觉得有什么不体面。

可是，这样一个美国，竟何以谴责日本不公正呢？仔细分析一下，我想，象我前面所说的，原因恐怕是美国人无意识地用美国这个空间尺度来度量日本，看到日本人与美国白人一样，甚至超过了他们，于是感到可笑和想不通吧！美国的非白色人种是十分尊重白人的先人权的，可日本人对美国人不是这样，因此，就只有日本人混帐了！

另一方面，日本在一些领域里，确实走在了美国的前头。如果按照美国的逻辑，走在前边的日本也该充分运用自己的有利地位了。倘若美国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非只适用美国这个特定的空间以及美国富翁和白人的话，那么，日本今天的所作所为，也该是公正而无可挑剔的了。而且，每当美国人提出要求之际，日本都顺从地竭力纠正自己的行动。然而，尽管如此，令人费解的是，美国对日本也还是不满意。

毋庸置疑，这是因为地球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不过是美国惯于不知不觉地用自己的空间这个特殊理论思考问题罢了。就是说，最后一批来美国的移民，他们的祖国在某些领域里已经被看成是超越美国的先行者了。因此，美国感到，这

不仅是对白人先入权的挑战，而且是新世界对旧世界的优越性的否定行为。从普遍公正这一理论来看，日本不仅没有充分地行使公正的权利，而且还以踏步、调整的形式迁就美国。但这种处处悉心奉陪和体贴的用意，并没有被美国人理解。其原因大概就在于美国人对自己空间的非普遍性、异质性和特殊性毫无认识吧！

美国是一个白人始终居最上层的社会。因此，为了儿子尽可能地上个好学校、女儿能尽可能地上舒适的生活，新来的移民们就拼命工作。美国的资本主义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的，这也是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矛盾和裂隙的原因。

而今，美国已指靠不上新移民了，也许可以说要靠妇女了。男女就业机会均等法就是美国倡导的，根据联合国条约所制订出来的法律。我认为，这一法律的内涵是，美国社会已无声地谋求最大限度地把有知识的妇女当做劳动力来使用。美国社会是靠社会学上的差异结构产生的能量向前发展的。所以也可以说，这个社会是个非颐指气使的、彻底利用社会结构让大家自觉地贡献力量的社会。而这种力量，最后所剩下的，唯有妇女们了。如果现代主义发展的结果是女权主义的话，那么我想，在这一方面，美国社会也碰到了与其说是普遍性莫如说是特殊性这一问题。

尽管如此，从美国人对日本的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中可以看出，实际上美国人是非常容易受伤害的国民，这一点我们务必要认识清楚。

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换句话也可以说，是个背井离乡者的国家。这就意味着，背井离乡者要下狠心，即下狠心树立崇高的理想，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人间的天堂。这种狠心也来自他们在旧世界里没有土地，想脱贫，于是到美国开创新天地的觉悟。总之，到美国寻求新天地的人，需要和旧世界一刀两断，要付出重大的精神牺牲。所以，他们的身心都留有创伤。这同盂兰盆节和新年可以返里回国的日本城市生活者，真有天壤之别。

我认为，盖利·库伯把美国人的这种哀愁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剧目中了。西部剧里，有一个背井离乡、到处流浪的小伙子，一位丽人倾心追求他，但他最后还是朝着夕阳西下的地方走去了。西部是美国空间扩张的方向，是美国人理想中的圣地。小伙子最终选择了闯荡江湖这种人生的道路，他的那颗易于受伤的心，全溶化到库伯扮演的主人公离去的背影之中去了。这里，漂泊，干出一番事业的成功情节，与哀愁是互为表里的。

所以，美国总是不断地追求成功，不允许失败。倘若失败了，必是有谁作祟，比如日本不好，犹太人不好，或者是共产主义的阴谋等等。就是说，即使

失败也绝不能承认自己不好。如果承认了，即便不让哭，也将是泪满襟。从前，日本曾流行过《人生的林荫路》这首歌，歌词是“莫哭泣，妹妹啊；妹妹啊，莫哭泣……”。而今，情同这首歌词，却是“离井背乡，无所得”了。我想，这正是美国人心灵深处，最难为人理解的桀骜之处！

但是，尽管这样，美国人总不能一个劲儿地焦躁不安，沉溺于自我怜悯之中吧！而今，到了该唤起福兰克林所倡导的克勤克俭，奋发图强精神的时候了。我们希望美国能摒弃出身、人种的前嫌，积极好为己所不欲之事，奋起一腔热血，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筑人间乐园而奋斗。也希望美国放弃由普遍性、“自我幻想”所导致的欲把美国的空间扩展到他国的妄想，从而认识到美国空间的特殊性和异质性，迈开完善自己内部机制的步伐。

倘能如此，美国依然会成为令人羡慕的富强之国。现在做起也许还来得及，但或许是迟了一步。

必须废除原敌国条款

可以预测，美国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会重新部署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力量，使之合理化。

届时，美国势必从世界各地抽回兵员，但是，如果美国单单保留它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我想，日

美关系将发展为最糟糕的地步，这种可能决不能说没有。就是说，那将出现与美国保护、充实自己内部空间相反的结果。

美国最终还是不愿放弃日本。同经济困难相反，为了最后地利用其军事上的优势，它一方面会空谈日本是主权国家；一方面又会继续把日本当作附属国，强调为不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敌对国，需要在日本拥有军事基地和控制日本政界。同时，美国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日本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所以才需要加以保护。给人以于日本施恩的姿态。这就是美国即使从世界各地撤军，最终也不会让日本恢复自由的原因。就是说，美国沉浸在这样一种幻想中：20世纪它俘获了日本，说明它并没有失败，是成功了。倘若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日本的人们对这样的日本还能忍耐下去吗？！

此外，德国已经统一，视其今后的发展情况，联合国将会废除旧敌国条款。然而，由于美国认为日本是异文化，所作所为皆不尽其心意，因此，仍然会用原敌国条款卡日本。届时，德国补充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去了，而独留日本在外，出现这种局面时，恐怕日本人就忍无可忍了。日本政界和经济界压根儿怕美国，根本不敢对美国说个“不”字。越是这样，越增加市民们对美国谈虎色变的恐惧感，越使美国肆无忌惮地对日本横挑鼻子、

豎挑眼，制造口实剥夺日本自由，也就越助长美国的嚣张气焰。

从美国占领日本时起到今天，日本的法律地位和日美关系，都已发生了变化。但是，日本人仍对美国现存的军事力量抱有恐惧感。这一点尽管不会公开承认，然而内心深处是存在的，而且谁也不会忘记曾有过的历史事实。我认为，“于无声中听有声”，到一定时候，迎来的将不是恐惧和怯弱，而是保卫自己的大无畏的气概，这才是广大日本民众的精神所在。

正因为如此，政府和自民党在1960年千方百计地修改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70年又提出了美国归还冲绳的要求。政府、自民党还认为，美国会保护日本，因此在冲绳保留美军基地是可以的。这种朴素的庶民感情中，融合着一种把美国的存在当成靠山的情景。

但是，近10年来，情况变了。美国一个劲儿地向日本提要求，什么负担驻日美军的全部费用啦；什么出90亿美元啦；什么日本的努力还不够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结果，从希望美国留在日本的感激情绪，发展为美国留在日本是累赘的厌恶情绪，日本国民的这种感情变化，今天已经洞若观火了。

美国如果依然说它保卫了日本、日本必须唯其

马首是瞻的话，那么，这种厌美情绪，将很快地发展成反美情绪，一举而爆发出来。因此，今天美国还是应该对日本有所表示，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合理的交换，想打开僵持的日美关系是难乎其难的。

美国归还冲绳之际，佐藤内阁做了很好的处理：允许美国在冲绳继续拥有基地；对美军的冲绳基地给予特殊的照顾，等等。70年代，日美围绕中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1979年年底以美国同中国正式建交的形式，统一了两国的步调。而今，回顾一下80年代，除了美国单方面对日本提出要求外，根本看不到它对日本有什么见面礼。象石原所指出的，美国哪怕是许诺归还横田基地，也算是个友好的姿态嘛！

今后，日本既要出钱、出人，也要对海湾战争后的重建工作给予援助。这里欲向执政和在野诸党的实力派政治家们进一言：在出钱出人的时候，依旧是肉包子打狗，日本国民是不答应的。应该明确地向对方讲，日本要求恢复名誉，如今日本人最需要的是名誉！

举个具体的例子，譬如说提出修改联合国宪章、取消原敌国条款的要求。其次是要求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

在建立海湾战争后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如果

美国以联合国机构为前提，真正想继续发挥影响力，想取得日本和德国的帮助的话，我想它必须作出两个姿态。这就是取消原敌国条款和选举日本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对美国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如果美国承认自己是异文化多民族的国家，诚心诚意地表示给日本恢复名誉，它将大大地提高自己的声望。

这样，日本国内就将会讨论在宪法允许的范围之内，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加联合国活动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也不妨对宪法加以修改，因为前面说过，现行的这部宪法并非是在自己的语言空间里，由自己亲自制订的。

日本必须选择美国吗？

美国未来究竟会怎样呢？是一定要如愿以偿地继续取得无限的成功，还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气质？二者必居其一。无限成功，实际上是人类本不可能做到的事，连基督教的教义上也没有。如此说来，也只有改变气质这一条路了。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不可能期待只靠我们这一代人去完成，一些事情只有留待下一代，听凭上帝来安排了。实际上，美国倘若实现这一转变，它就会明白，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成熟的国民，自己该学习些什么。

作为一个东方旧世界的人，客观地观察美国，我感到尽管美国有许多令人钦佩的地方，但当今它最需要的是，对自己的局限性要有进一步的认识。以为依靠实力就可以痛毆对方，抱这种态度就无法看清自己的面貌。我想，还是需要对自己的局限性要有个自知之明，即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认识自己所看到的只有人所具有的某种阴暗面的魅力。这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涉及到美国最本质的问题。

美国必须清楚，本国的理论无法成为世界的金科玉律。它的理论只是美国人自身为了继续团结和发展才建树起来的，应该返朴归真，回到它的初衷上来。所以，美国社会应向那些不走运、不得志的人们献上一份善意。同时，也希望它重新认识自己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就是，给予到美国来的人以捐弃前嫌，放下包袱，开始新生活的勇气，同时给予那些思想上受到迫害而到美国来的人，以充分表达自己思想和信念的自由。

还希望美国能够坦率地承认：美国是伟大的，但也只是一个国家而已；美国的经济是强大的，但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如果根据这种认识来建立日美间长期合作的体制，那就能够使日美两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宰世界。倘若不能形成这种组合，那将是十分遗憾的。即便是那样，日本依靠自己的双手，也会勇往直前。

我的发言至此将告一段落。石原是《敢说“不”的日本》这套丛书的主角，设计师，我是配角。所以，关于本书的题名，我曾有过是不是叫《日本坚决要求得到尊敬》为好的想法。但由于是石原设计的系列丛书，且考虑到丛书已拥有众多的读者，他们对第三篇作品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我就委托编辑全权处理了。当然，必须申明，对自己发言的内容，我愿负全部责任。

石原：

无极化世界——日本能够成为“独立国家”吗？

美国的权威在失落

任何超级大国都要经受历史风浪的冲击，盛者难免衰亡。我认为，如江藤所言，说不定就在我们有生之年，美国就衰败了。这是谁也不敢打保票的。

前不久结束的海湾战争，就宛如一场冷战格局终结的庆祝晚宴，使得美国又陶醉于自己是世界唯一超军事大国的欢乐气氛之中。但是，实际情况却令人不寒而栗。美国的经济日见凋敝，象我前面所预测的，这样下去的话，计算机、飞机以及军事等尖端技术所占的市场比重，都将为日本所超过。

东方集团内近百年的意识形态实验是脆弱的，已经遭到挫折或破产，在经济上，自由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独占风骚。

然而，这决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单方面胜利。虽说共产主义理想显然是个幻想，但由此就骄傲地断定自由主义胜利了，也同样是个危

险的幻想。这一点，在西方的思想等抽象领域是这样，经济的具体结果也是如此。

今天，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旗手的美国，它的自由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自由这个词的反面，普遍存在的，难道不是弱肉强食、飞扬跋扈、种族歧视和极端的阶级差别吗？！日本也存在着某种种族歧视，也应当消除，但歧视最严重的要数美国，它已经达到了国内为患和发生混乱的程度。因此绝不能说自由主义对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已经取得绝对的胜利。因为决不能把无以保障弱者自由豁达生活的社会，说成是世界的胜利者。

洛杉矶市的黑人市长针对该市发生的市警察对黑人集体施暴一事，决定给市警察总部部长以停职处分，但是，这一决定被市议会否决了。白人市民对此拍手称快，欣喜若狂。此外，在底特律，赴美工作的中国工程师由于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而惨遭白人杀害，但凶手竟被判处无罪释放。这些轰动世界的事件，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罢了。

去年1月我到美国之际，接受了电视台一位颇有名望的白人女节目主持人的采访，她把我先前写的著作涉及的种族主义问题又抬出来了。我在美国也有很多朋友，如黑人歇斯底里恐慌者以及一伙东方混血儿。我曾问过他们：“我写的那些确实是触到了老虎屁股吗？”他们一致回答：“是的，你的确

触到了这个国家最不可侵犯的禁区。”我把这些话告诉给女主持人之际，她立时得意洋洋起来，反诘我道：“怎么样，是这么回事吧！”但当我接着又把这伙人后面说的“但你讲的都对”这番话告诉给这位主持人时，她却缄默不语了。

当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先是在女主持人后面布置灯光，后来又一声不响地抱着膀子、眯着眼睛听的两位黑人照明师，他们听到这里，突然同时睁开双眼，憋不住地笑了，并朝我竖起大拇指。

此后，5月份我到底特律参加聚会，在接受采访时，也碰到同样的提问。当时，站在人群最后一位的是黑人记者，他目光似剑地盯着我。后来，他对我说，给你看一些有趣的材料。于是，给了我一大叠复印的白人对他写的专栏文章投稿的稿件，这是些对他就密执安州选美中种族歧视问题写的专栏文章的不同意见的稿件。其中两封信的内容耸人听闻，说什么，正因为过去美国的黑人被白人强奸了，发生了混血，才有今天美国黑人比非洲黑人漂亮的结果，因此，黑人还应该感激白人强奸她们呢！

被苏联驱逐，一度到美国流亡的索尔仁尼琴，最终对美国的生活绝望了，移居到了瑞士。他说：“苏联绝不会效仿美国，苏维埃社会的弊病在于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但美国社会则是本质

的堕落。”我想，大家还是倾听一下这些对美国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才好。

的确，眼下的战争，成功地巩固了美国的军事超级大国地位，但这不等于由此就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一极支配结构。不论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如何凌驾于他国之上，也不可想象它就能不断地发动战争，更何况当今美国也没有这种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的经济余力。

平素我们所说的国力，无非就是技术所保证的经济实力和信息。美苏由于扩军备战，经济上受到挫折，因此，可以断定下一个时代的主题必将是经济竞争。在经济上，美国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如果处理不当，则很可能跌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谁也不能断言，战争胜利了，就会带来凝聚力，就会实现勤俭节约，就会控制总需求。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即使想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打着“正义”的旗号，介入新的地区战争，或即使标榜自己是“世界警察”，来调停这些地区的冲突，实际上都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比如说，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由来已久的民族问题，已发展成大规模的地区性纠纷，但是，美国仍难以找到充当“正义警察”的有力借口。结果，不仅无法贯彻这种虚无缥缈的立场，而且令美国的权威进一步丧失。

未来，地球是一个无极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个新的混乱的时代。象从前那样，只通过美国来看世界，就什么也不会映入眼帘了。而今，应该说，是到了认真思考和实现我们日本自己的世界政略的时代了。

美苏的格局坍塌之后，留下的是：俄国的民族独立，中国的新动乱，东欧与苏联的对峙，德国问题以及围绕这一问题欧洲发生的动荡和日美问题等等。恰是19世纪国际政治的重演。

日本的邻邦中国和苏联，不久的将来，也会发生剧变。

苏联在先前有关海湾战争的调停活动中，囿于国内政情，多在自己的利益上兜圈子，结果无人睬它。美国已看透苏联不再具有从前那样的力量了。苏联欲把波罗的海三国暴露出来的民族自立问题，当做内政来处理，这在短期内也许有些作用，但是随着人民群众的揭竿而起以及整个俄国范围内对中央政权不满情绪的高涨，苏维埃联盟迟早会解体。

在美国权威不断下跌的今日之世界，日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握方向，绘制海图，扬帆远航。我想，这是时代对日本的要求，日本不应再象从前那样，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唯唯诺诺地称“是”了。它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开辟历史海洋的新航线！

日本应为东欧树立样板

日本应该对僵化无理的美国直言不讳地说“不”，要敢于爽言直谏。单单从日美关系来看，美国的政策已发生混乱，自相矛盾。比如，以1990年的日美结构协商为例，当时美国对日本要挟说：“日本太过份拼命干活了，今后要多享乐，少储蓄。”可是，同时它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为带动今后的世界经济，需要日本拿钱，因此希望日本更多地储蓄。”如此说来，日本究竟该怎样才好呢？对于这种情形，日本政府连“是不是你们自己步调紊乱”这样的话都不敢讲。

归根结底，美国只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日本只对这样一个国家的利益称“是”，自然无法对世界做出贡献。为了世界，最重要的是，日本应该按照自己的全球观念行事。

很多日本人对日本的发展与成熟，是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息息相关这一点，尚认识浅薄。实际上，不管未来世界的走势如何，日本都握有足够左右世界的巨大力量。

那么，具体说，今后日本在世界上究竟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日本可以以经济援助的形式，把自己的贡献扩展到整个世

界中去。关于援助内容的标准，在对伊拉克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时，曾有过议论。海部首相曾公开宣布：援助将视受援国的军费开支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而定。但是，对苏和对华的援助如何掌握，还有待于尽快研究出一个具体指标来。此外，还有必要把全球的治理环境污染作为经济援助中极重要的问题来加以考虑。

很多日本人可能并没有认识到，在防止全球环境污染方面，日本走在世界最前面。对于外国人有关环保问题的发言，日本人常常表现出一副被动狼狈的样子，这实在是对情况一无所知，令人可笑。

现在，巴黎、伦敦以及罗马等欧洲大城市的空气污染都远远地高于日本。以汽车废气排放允许值作比较，一氧化碳欧共体为4.75，美国和日本是2.1；氮氧化物欧共体为1.25，美国是0.63，日本是0.25；碳氢化合物欧共体为1.25，美国是0.26，日本是0.23。硫氧化物方面，日本国产轻油和汽油的硫磺成份为3,000PPM以下，是美国的1/5，而且无铅。由此可见，各国同日本的差距多么大。

此外，近年来成为热门话题的氟化烃，日本国产替代氟化烃225，比起美国替代氟化烃141来，更明显地具有防止公害的效应。

日本精炼石油的脱硫技术，也堪称世界之冠。5年前，日本就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石

油进口增长率不同步的水平。现在，日本的石油进口量，基本上与过去持平。火山之国的日本，从前是个硫磺的出口大国，而今，矿山全都封闭了，代之出口的是，精炼石油时脱硫出来的高纯度硫磺。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其他发达国家，仍旧无以改变过去的石油进口与消费增长连动的机制。对此，日本难道不应该加以批评吗？！

说到环境污染给大自然带来的可怕后果，一般易于受某种情念所左右，可以预见，半个世纪后，世界将是悲惨的。因此，日本应当挺身而出，在这方面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日本是完全有资格和技术来担负这一领导角色的。

一个令人注目的问题是，从共产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现在急剧地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但它们对保护环境究竟能否倾注精力，令人担忧。欧洲发达国家在环保方面同日本相比，本来就有不小的差距。而今东欧这些国家又憋足了劲儿，想迎头赶上西欧，西方国家也在帮助它们，由此，人们有理由担心这种局面会进一步加速地球环境的污染。这是十分现实的，因为人们往往以提高生产效益为第一手段，忽视环境对策的成本。

我曾反复强调，在经济援助方面，亚洲固然不错，但先以东欧为对象，树一个样板是不是更好。因为东欧的教育和技术水平都很高，也有自由经济

的经验，而且对日本的真诚援助亦听话，特别是由于具备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它们很容易接纳日本关于环保方面的建议。

也就是说，是不是应该把“日本式的援助活力”这个日本的全球战略观念，首先植入东欧各国。所谓“日本式的援助活力”是指包含财力和优秀经营者在内的精良技术的总和。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一员，因此应该首先援助亚洲。可是，日本进入东南亚，很可能被这些国家说成是对亚洲各国进行新的侵略，何况这些国家又是错综复杂的复合体。因此，先在其他国家搞个样板给它们看看很有必要。选在教育和技术水平较高的东欧做试验，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东欧的援助一旦成功，世界各国肯定会转而纷纷求日本帮忙。那时，东南亚也肯定希望自身的环保工作，也能够象东欧那样成功。日本这时再伸手，恰到好处。就是说，不论干什么，如果颠倒了位置，只会平添许多麻烦。在今天无极化的世界上，一个小小的误解，说不定就拉响大摩擦的扳机。

日本作为独立国家该走自己的路

当然，我们日本属于亚洲，虽说是西方的一

员，但从西欧看，它的地理位置在东方；从亚洲看，它位于远东。今天，日本作为亚洲的一员，与亚洲各国一道，重组亚洲政治、经济板块的时刻到了。至此，日本不能急于求成，否则，要不了多久亚洲国家便会看到，最担心亚洲重组政治、经济板块的并非这些亚洲国家，而实际上恐怕正是美国会感到日本实力膨胀的可怕。因为，同欧洲共同体一样，亚洲经济圈形成之日，就意味美国地位下降之时。美国对此是颇具恐惧之心的。

然而，当此之际，对于美国认为“只有美国才是”、“唯独美国才是”世界领袖这样一种自命不凡的看法，今后日本应该干净利落地回击说：“不！”同时，日本也要摒弃不顺着美国说“是”，就会成为世界孤儿的外来陈腐观念。

当然，为了相互的利益，也为了世界，日本更要避免与美国搞成剑拔弩张的险恶关系。

不言而喻，美国不等于世界，为了世界的发展，日美之间应该结成一对真正的伙伴。江藤说过，美国的正义，实质上是美国权益的同义语。这不止美国一家如此，其他国家亦然，也只能是如此。日本只要身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就有必要继续保持独立国家精神上的矜持。

从前访美之际，几位美国人一致问我：“你认为日本人是优秀民族吗？”

这真是再愚蠢不过的问题了。他们的质疑令人感到，美国过于具有“只有美国才是……”的自我意识了。不过，我当时还是回答说：“日本人的所作所为留待后人品评好了。”

不可否认，当今，世界大厦发生了巨大的倾斜。拯救它的重担，已历史性地落在了日本的肩上。

我认为，日本是最有资格和能力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历史性重任的。

日本有如此好的崛起机能，但是却始终维持目前这种对美关系，必将为后人留下千古骂名。这里最重要的是，日本不应处于一种等人相请的无意识之中，而要有自己的思想——把谱写世界的新篇章，当做自己的使命。

对美国说“不”，是为了美国和日本。同时，说“不”，也应当理解是为了世界，是为了对世界说“是”。

对此，日本人本身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为开拓命系地球这颗行星生存的新航线，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日本的年号“平成”，典出“内平而外成”（《史记》）、“地平而天成”（《书经》）。这个年号难道不是最形象地表明，日本的发展和成熟与世界的成熟和发展息息相关、以及它在世界上的历史性作用吗？！